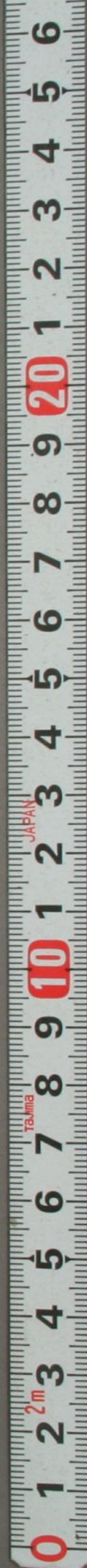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52
3



觸目警心卷三

目錄

作善團圓

二十三號

採

宣講珠璣

貞烈女樓

十四號

明善復初

修路獲金

十號

明善復初

雙槐樹

二十號

保命金丹

鴛鴦巧瓶

十三號

取

福緣善果

作善團圓

卻說乾隆二十年間，貴州省大定府平遠縣有個富翁，姓向名進先，妻子冉氏。進先雖則家道富豪，怎奈刻薄成家，凡家族鄉鄰親戚，全無顧盼。此人不但無人情世故，大凡功德善事，一文不舍。所以年至四十以外，尚無子嗣。進先夫婦各處廟宇禱求，幸祖宗還有餘德，至五十歲始得一子，乳名鳳生。說者個鳳生，只因生下地來，背上有塊紅記，似鳳形，故名鳳生。他夫婦自有此子，愛如掌珠，請個乳母，待倒到二三歲上，見市上那樣戲具好耍，他就買那樣。鳳生要燈影子，就買幾

個燈影子要木人人就買幾個木人人至四歲上此時因地
方四處出虎豹傷人進先恐有不測每日命乳母將鳳生引
在花蘭樓上要燈影木人不許出門那年端陽進先吃了酒
睡覺去了河下在撻龍船乳母將鳳生引起看龍船那乳母
看龍船撻得熱鬧大意一下轉面找鳳生忽然不見乳母即
速四處找尋跑至東庄坡下只見一些人哭兒哭女乳母上
前問道你們哭些甚麼那傍人說時纔者羣虎豹來咬了四
五個小兒去了有父母的故而找到此處啼哭乳母聽得此
話駭得魂不附體思想鳳生還不是被虎咬去了進先夫婦

知道與我怎麼下場想到此處氣逼不過迴身走到河邊朝
水中一跳看龍船之人未散即速救起問道爲甚麼事者樣
性急乳母正在向衆人告訴情由卻說進先在家睡了一覺
起來不見乳母鳳生即到花蘭樓上一望踪影俱無心中着
忙跑出門外聞說河下撻龍船想到總是引看龍船去了即
忙趕到河下只見乳母迴身濕透坐在河岸向衆人哭訴進
先跑攏去問其情由衆人齊聲言道你鳳生被虎咬去了乳
母怕回家見你故在此投水幸我們救起進先聽得此言一
跤跌倒在地氣也不出衆人之中也有作好事的與進先之

妻放信命人抬乘轎子，將進先抬回，並將乳母牽回。進先妻子一聞此信，也氣死幾番，即刻將進先用開水灌活。進先醒來，扯住妻子哭道：

歌叫一聲我的妻如何得了五十歲才得個者點血泡。我夫婦帶姣兒如同珍寶，因為是怕不測樓上藏倒完燈影。要木人任他所好，為甚麼帶出門不令我曉，也是我好。吃酒睡了一覺，如不然定不許放出兒曹。

那冉氏是個會事人，見丈夫者樣着急，恐怕氣壞了，又怕把乳母逼死，只得寬住丈夫言道：

歌尊一聲我的夫不必過傷，凡百事有分定命裏該當。有兒不怕你棒打不喪，該無兒不怕你藏了又藏。我合你年壯適當要保養，倘若是惹起病如何下場。那乳母豈願得把兒命亡，也只怪你我命八字不良。

冉氏勸慰一番，進先方才收淚。自從夫婦二人蜜蜂勸土蜂，悶悶愁愁過了半月，冉氏與進先商量，說道：你我夫妻看倒無子，就是者們算了。你妻年已四十餘歲，常多病疾，不能生育，不如娶個妾，也有指望。自古道：不怕天乾，只要地潤。二人商議已定，四處探訪，不料東來西不就，地方中人見他刻薄。

角目墓心 卷三
慳吝縱有女子，亦不願到他家去。他夫婦見妾難娶，又商量家族過繼，殊不知他家族只有兩三家，都是家務好的，並且子都不多，又見他平日不睦，家族都不肯過繼。他夫妻莫奈何，不覺至七月半，家家戶戶都接先亡燒包，進先於七月十三日也接先亡到家，香燭羹饌擺列齊整，四禮八拜，想起年到五十無嗣，接後我死之後，誰人祀奉祖先，豈不絕了煙祀。想到此處，不覺對着先靈放聲大哭。

歌
向進先跪塵埃，一言啟告哭一聲。
衆先靈細聽根苗，我今年五十四一點血泡都指望。
到後來承宗接祧，不幸得

端午日被虎所咬，到今朝絕了嗣。
無有後梢倘若是我口，後命盡死了。
向氏門者煙祀將誰依靠。

進先哭訴一番，又被冉氏勸住。是夜睡至三更，夢見祖人向他說道：進先孫兒，你不必憂慮，你的子星得遲，皆因你銀錢太看緊了。從今後改換心腸，多做善功，何患無有後嗣。祖有幾句言語，你緊記在心，徒守門庭，陰騭未行，不如出外廣帶金銀善事，多做福田，深耕功果，圓滿自有後程。說罷，忽然不見。進先醒來，卻是一夢。卽睚醒，妻子言道：祖人夢中明明指點我，叫我夫妻力行善事，自有結局之日。並且說了幾句話。

月日集心 卷三
叫我出門作善者又不知是何情由冉氏言道丈夫祖人說的話不可不信想你我年紀半百有餘一點善事未做本是把錢看緊了故要你出門作善俟至秋涼再作商量從今後還要保養身體才是進先得了此兆自是心中漸漸寬懷銀錢漸漸放鬆了些不覺到九月重陽之後進先想起夢中之言掉了銀子三百兩看就吉日起程向妻言道你我商量出外作善之事今已安排銀兩明日起程家中之事全靠妻子調停冉氏言道丈夫出外一庄美事家中事務有妻照理不必耽慮但夫出外去務須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見善作

善隨緣方便恐作善銀不敷在外捫扯點亦可各自早去早回免妻在家懸望他二人言畢次日進先帶得家童向忠起程去了冉氏自丈夫出門以後改換心田遇功果出功果遇善事做善事時行方便廣積陰功自不必說再講鳳生自那端午之日虎豹所咬的小兒並無他在數他卻被個捐子捐去了那捐子捐到遵義府雙龍場買與劉裁縫爲子卻說劉裁縫夫婦六旬以上手中錢到有兩百錦奈無嗣接後又無家族今見此子相貌堂堂到也十分歡喜更名劉金山聘定同街秋錫匠之女秋月英爲婚有白玉尺一把各截半以作

表記過四五年裁縫夫婦相繼而亡金山雖年輕醒事得早
將父母安埋以後仍然不改舊業金山有個好友姓朱名世
有販布爲業常在雲南省大理府太和縣往來貿易此時間
得彼地布價昂長商議合夥販布到彼出賣金山應允二人
買了幾十庄各色布疋到大理府太和縣去不題再講進先
自那日出門走了月餘到雲南界土去了路上趕隻船上得
船去只見那同船有個客人年紀不過三十多歲隨帶有個
女娘年紀二十多歲那女娘在船中飲食不進兩淚不乾不
知是何緣故進先纔同船也不便問端端那日風大不能行
船板主就在白沙沱靠了船那船上人與那客人都上岸吃
酒去了進先乘此機會便問道你者位娘行你兩淚不乾其
中必有屈事說將出來我是個作好事的人那女子見得說
話正大抬頭一看見此人相貌不凡諒來不是下等之人又
見一船人俱上了岸遂言道者位老伯要問請聽

歌尊一聲老伯伯船倉寬坐聽奴家把苦情細對你說家
住在江川縣北門後坡奴丈夫本姓祁名叫鳳閣自幼兒
讀詩書家務淡薄奴姓向自幼時名叫瑞娥到祁門我夫
妻三載配合生嬌兒大半歲名叫玉哥皆因是去年冬死

了婆婆無銀錢空起手莫得棺槨挪借那姓夏的銀子不多十二兩辦喪事送婆上坡到今日限期過不能交攔逼得夫沒奈何纔來賣我丟丈夫拋嬌兒心怎得過此一去大半是有死無活者是奴真情話不敢虛說

進先聽得此番言語心中好不傷慘遂說道小娘子不必憂慮有心救你回去不知你意下何如那女子聽得此言雙膝跪下老伯有此大恩啣環以報請問老伯貴姓進先言道我也姓向名叫進先那女子聽道也姓向遂拜爲義父進先說我救道救你未知那客人肯不肯我替你打個主意你今夜

還是飲食不進哭泣不止及至更深假粧自縊那時自有主意話猶未了那些船上人及那個客人都上了船此時天色將晚板主吩咐就在此地歇及至夜晚只見那客人挈張字在燈光之下嘆聲噎氣聽他說話是浙江人進先迎機問道你者客官看的甚麼字那們愁眉不展那浙江人說你者老頭不知我是浙江省嘉興府烏程縣人氏我姓邵東家姓田有名的田百萬是烏程縣一個首富今年七十三歲有七大小無有少東人命我到各府州縣跟他納個寵我到江川縣見得此女頭插草標出賣我看此女到也年輕後來必定有

好子問其婆家姓和娘家姓向去十二兩銀子纔買成。今到船上已經三天飲食不進天天哭泣不止方纔扎風我到岸上去要遇倒卜卦的先生卜個卦他說目下多凶少吉定有大禍臨身我想必定應在此女身上故而將者卦爻批章看來看去愁眉不展進先言道依我愚見道不如將此女退還他方免無事那客人說特為主買來今又退還那就不能話言未了只聽倉內喘氣不止眾人大驚照燈去看見那女子帶下自縊急忙解下駭得浙江人魂不附體船上板主太公都言道你者浙龜子逼人性命污壞我的船也是要賠的還

要你抵命你一句我一句說得那浙江人垂首喪氣無可如何想退得來銀子又去了不退得來又怕遭人命事在兩難進先說道邵客人窺你那個心想到想退銀子無人墊出那浙江人說道正是此話進先說道我方纔聽你說此女姓向我也姓向一筆難寫兩個向字我願墊十二兩銀子還你你與他退還好也不好那浙江人聽得此言走上前與進先搵個頭言道阿彌陀佛於是進先將包袱打開取了銀子十二兩交與浙江人安慰女子一番次日趕一上水船進先帶着瑞娥轉去了此話不題再說和鳳閣自妻子賣後銀子還了

賤分文無剩玉哥方纔大半歲要圍吃啼哭不止一日鳳閣
無奈只得將玉哥的一頂舊風帽賣了十二個錢買兩個包
穀粃自家吃一個掣一個嚼爛喂玉哥玉哥不肯吃遂哭起
來和鳳閣無奈也哭起來兩爺子正在哭瑞娥同倒進先不
覺二人來到家下玉哥一眼看見娘就往瑞娥懷中撲鳳閣
看見妻子歸來不知是禍是福又見那後頭跟倒兩個人只
得啞口無言寡痴痴的望倒瑞娥說道夫君不必驚疑你妻
遇着者向恩人救我回家是你福分來了鳳閣聽得此言卽
刻上前進先搥頭不已進先扯起來各訴情由鳳閣夫婦

又再拜恩人進先見他夫婦家無斗筲如何度日又送銀二
十兩叫鳳閣發憤攻書自有出頭之日鳳閣夫婦感恩拜爲
義父進先次日依然趕下水船而去一路穿州過縣遇善作
善遇危解危一日走到雲南省趙州鄉場中黑夜歇在旅店
遇土匪作亂將他主僕二人撞散進先不知路徑黑夜儘走
走到山荒野地無人之處見一座古廟方纔歇憇走了一通
夜人也累倒了就在廟內神龕下睡覺一時正在酣睡之際
恍有人說道功善隆盛自格神靈此中奇緣賣身作親醒來
卻是夢抬頭一看乃是大悲寺知是觀音菩薩指點拜了四

拜細思所說半信半疑出得廟來邊走邊想同伴已失銀兩
將盡意欲回家又聽得人說家鄉苗子作亂不敢回鄉只得
各處挪銀避賊作善屈指一算不覺出門已有八載一日走
到太和縣中依神人所言頭插草標賣身作親街前街後走
了兩三天人人說是瘋子不用采他那日八月十五中秋節
吃了午飯他在城隍廟前高聲叫賣老子往日到無人采
他那日遇倒一夥輕薄後生過節都吃了酒耍到此處聽說
賣老子大大不愛天地間只有賣與人作子那有賣與人作
父上前便罵道你者個老不死的老龜子枉自你連頭帶尾

幾十歲你想得無路衝出者號的鄉引明明是在罵人那是
賣身正在喧鬧來了一個後生指一捆布走上前問道你們
吵些甚麼那些人說你不知道者個老兒卻在此罵人他要
賣與人家做老子你看惡人不惡人那布客說道他賣他的
老子你們不買就是何必者樣造口孽那些後生說道你者
說來只怕要買他做老子呢布客言道只要合勢也好嗎邊
說邊上前去看那布客起眼一觀大着一驚此老非下賤之
人其中必有緣故暗想我一人在外賣布無人看家又想夢
中添人進口之話心中暗喜口未說出但只笑而不言那些

輕狂後生見他笑嘻嘻的都啣作他言道揔承你買個老子好不好那布客直言答道承蒙各位作承遵教就是那些後生便向老人問你要好多銀子纔賣老人言道我要十二兩紋銀不二價那些後生說你個生意還硬得很轉問布客願買否那布客答曰好就依他的於是那些後生嘻嘻哈哈將者老人送到布客家下道喜那老人到了屋言道定要立張買約於我那布客就立張買約遂問老人姓名此時進先更名姚宗成老人問布客名姓布客言道姓劉名義泰號金山當時買約寫畢稱了十二兩銀子交接於他辦些酒菜將

老人請在上座後生奉培四禮八拜拜了大小酒席已畢眾後生一笑而散列位你道者布客是誰就是遵義府劉金山當年同朱世有到者太和縣中賣布不料布價跌賣不得賣了半年只得賒與人家遇倒次年年歲又不好把賬放爛了朱世有因病而亡辦備衣衾棺槨暫淺殯公所後街佃座小房安身邊收賬邊賣布限倒此處六年有零那買義父前三夜夢影計投夢說道劉夥計三日之內有一種大富貴與你添人進口是你命該如此切莫錯過回鄉之日務要將我靈柩搬回九泉不忘所以那日看見賣身作親的就想起

解曰驚心 卷三
夢中之言，又見此老不凡，故而買來，進先暗裏想道：賣到賣
跟他了，不知他心誠不誠。過了月餘，嘍嘍囉噠至極，不是要
者樣吃，就是要那樣穿。金山毫無怨恨，過了兩年，進先見得
金山心誠，遂將原郡實話說出，家住某處某縣，家務富豪，無
子接後，出外作善，神人指點，賣身訪子，看有福分的，買了，把
他帶回原郡，受享田園，從頭至尾，一一說出真名姓，還未說
出金山暗裏想夥計之夢，到未誑我，進先又說道：金山兒，你
那些賬，不消收了，不靠者點事，家中還有你，毋懸望，不免收
拾行李，同回原郡，坐享富貴，豈不美哉。金山說：好道卻好，我

那朱夥計的靈柩，淺殯未葬，要將靈柩送回故鄉，方纔過心，
且而親事未收，進先說：你送靈柩回遵義府，你就由水路而
去，我要由旱道。當日，我那家童向忠，在趙州鄉場中，被囑匪
撞散，至今杳無音信。我走那們轉去，看會得倒嗎？你將靈柩
交接收了親事，卽速就在我那原郡來，不可遲延，免爲父懸
望。商議已定，次日收拾銀兩，寫就船隻，金山將夥計靈柩裝
在船上，父子各帶盤費，水旱兩歸，再說進先走了四五日，一
日走到雲貴交界之所，一個孤村野地，見無旅店，就在樹下
將包袱解下，歇口氣，纔坐未久，來了七八個漢子，走上前來，

不由分說將進先的包袱搶起就走進先護住那人將進先
膀上兩刀背進先護痛包袱奪去進先想到我無盤費怎麼
歸家不覺痛哭起來正在哭泣之際後面來一漢子走在進
先面前上下一看雙膝跪下列位你說者漢子是誰就是當
年趙州失散那向忠那時進先道走脫向忠被那些強人圍
去見向忠有幾分胆量能為推他為大伍向忠不得已入夥
此時犯了攔江大案各自逃散向忠帶了幾人至此經過前
頭幾個不知道將進先包袱奪去向忠在後至此見是進先
卽跪在塵埃高聲呼道老東人怎們在者裏來了還認得小

僕麼進先抬頭一看見是向忠卽忙雙手扶起正是久旱逢
甘雨他鄉遇故知二人悲喜交集各訴情由進先說我那包
袱還有銀子被那些匪人奪去如何是好向忠說者事無防
那些人是小僕帶的他們在前面等我於是二人同性前走
不上十里有座么店子二人進得店去只見那些漢子都起
來恭敬向忠遂問道向大伍你那們同者老頭一路向忠言
道你們不知道遂將當日失散的情由說了一遍衆人向倒
進先都來培罪言道肉眼不識泰山此時天色已晚衆人酒
席上請進先上座酒到三巡進先見者些人都是年富力

解心 卷三 一三
強可惜入於匪類害了一生不免勸他們改邪歸正豈不是
好遂說道眾位好漢我有幾句良言不知眾位願聽否向忠
說你老人請講那些人那個願聽見大伍要聽敢不從令於
是進先說道

歌 眾位好漢請寬飲且聽愚者說根生爲人摠要保身命
曾子保身如履冰保身摠要學端品端品乃能爲好人挑
葱賣菜是正分大富由命小由勤肩挑背駝是本等藝術
人人皆可精下得力來耕田畷無力貿易可聊生爲人只
要肯學正縱無銀錢人提升世間多少不守分動輒與人

就鬪爭遊手好閒到處混一味只想炮火銀倘若一時錢
用盡打劫勢家與客人受害之家把官稟王法條條甚分
明任你天涯去逃迤惡貫滿時殃及身有時遇着差人們
肘鎖就將腳手擒挪挪扯扯衙門進太爺坐堂審真情你
若犯刁不招任挾棍樛子不容情吆喝一聲刑催勁三魂
杳杳到幽冥受痛不過把案認監牌送你入牢門進監先
要打牢棍後鎖廁屋臭氣薰白日肘鎖受苦困夜晚壓扛
周身疼好朋好友誰來問父母妻室不通音纔悔當日迷
了性禍到臨頭悔不贏日月易過冬至景丁封一攏鬧沉

沉虎差狼役把監進滿監盡是哭泣聲監牌上前點名姓
刀斧手來捉犯人太爺當堂來封贈三個包子酒一瓶吩
咐一聲上了細衣服扯得光衿衿前面刀手來押定後面
箭戟如麻林糊糊塗塗教場進雙膝跪在地埃塵刀起頭
落斷了頸一個身子血淋淋一床破簾來裏定將你丟在
亂葬坑皮肉野物都吃盡骨頭狗啃實堪矜那個朋友把
屍認那個親戚弔你魂者是一生不學正可惜陽世走一
巡眾位何不早思忖各自改邪爲正人早回故土歸原郡
父母妻室在一門耐煩辛苦把錢掙皇天不味苦心人如

若聽勸改惡性自然福祿壽重增

進先者一番話那些漢子初猶懶聽及至講到利害那些話
齊聲回道晚等皆屬孟浪不知利害今蒙老伯者一番金石
之言如夢初醒都願改邪歸正酒畢席散各自安宿次日一
個個的改換容粧皆學正人的打辦吃了早飯各自拜謝而
去進先同着向忠一路曉行夜宿不覺到了故土見各鄉村
冷冷落落知是苗人犯境及走自家屋裏一望家業一空人
烟俱無好不傷慘想道者家業算那些苗匪虜去了我的
妻室怎麼也不見了遂向鄰近人問道此是何故那鄰人說

向大爺你不知道自你出門第二年二月初八日苗匪入境騷擾先到只虜糧草銀錢到下半年又來一到連婦人不論老少俱虜去了進先問道虜去做甚麼鄰人說虜去換錢進先又問道怎樣換錢法少婦算換錢老婦誰人要那鄰人說你纔不知那苗匪有個方法無論老婦少婦他拏麻布口袋一統起八兩銀子一個人有人買憑你點子點子好的買倒少婦點低的買倒老蚌壳進先又問我的妻子又在那裏躲難去了那鄰人說那麻布口袋裡頭躲難去了進先說未必我的妻子也虜去了鄰人說光靠你的管幾多官宦人戶都

虜去了進先聽倒妻子被虜氣倒在地比時向忠與鄰人呼轉來勸解一番說道者時哭之無益不如着人去找纔是進先聽說有理想親身去找又恐劉金山來了會不倒人且而家業頹敗也要修整此時正值秋後是年庄稼大熟客家認主仍然收租納稞治造家業此書不題又說劉金山自那日太和縣裝起夥計靈柩不上一月到了家鄉將靈柩交與夥計家族又將賣布折本情由細訴一番如今只剩銀一百八十兩分一半與夥計家族叫他們安埋追薦交接以後轉自已門第已經一街都燒毀遂問相識的街友是何緣故街友

說你不知道自你出門第二年七月十八日苗匪犯境將者雙龍場殺燒捲擄殆盡連婦人不分老少都擄去了金山又問擄去做甚麼街友將擄去如何口袋裝定出賣情由細訴一番金山又問道那秋錫匠家中還有人否街友說道自你出門第二年正月間就害酒病死了只剩錫匠娘子與女兒月英那苗匪入境時月英恐怕失節將面容塗黑穿些濫衣苗匪到家他母親自縊月英雖未失節卻被苗匪擄去了金山又問道此時那些苗匪又在那裏出賣婦人街友說在定番州管的永隆場扎住金山聞得此信謝道多承列位指示

各自回到棧房想到我走平遠縣義父家去算來走定番州遠不得兩三天路不免走定番州問個下落如有緣夫妻相會如無緣我也買一個作妻豈不是好主意打定次日趕一便舟不久到了定番州永隆場落了店子只見閣街出有曉諭說得明白每一婦人賣銀八兩不二價白日不賣晚夕纔賣只准隔口袋選不許打開擇金山看明是夜帶銀八兩就到公所只見海壩之中擺的口袋未得一千都有八百將銀交與長櫃的管他我也來合個天婚在中間提一口袋卽呼轎子抬回店中打開一看只見白髮蒼蒼一個老嫗嫗列位

你看遇倒別個報怨不了者劉金山到底後來長大家的人一見是個老嫗心中暗想道者也是我命該如此好說買了個老子又不買個老娘自愚自解那老嫗見金山不言不語遂說道承蒙你者位客官將老身救出火坑你也是不要我的不免放我一條生路等我逃回原郡沒世不忘金山言道你者位老太太不必憂慮想你者大年紀怎麼又逃得回去不如與我作母異日我送你回家去那老嫗聽得此話不甚歡喜者個客人者們好的心腸我做個以德報德遂說道客官承你好心待我我也與你做點好事我們婦人被擄之

中有一女子年紀不過二八姿色雖不甚美而舉止動靜是個淑女氣象每日同我吃飯與我相誼我與你說個暗號他手中常拏四五寸長的一個物件手巾包定不許人看日不失手你再舍七八兩銀子你摠要摩倒那手中有一節硬片物件的你就抬來包不失格金山意欲不買店主也打摠承又帶八兩銀子跑起去交了銀兩就從口袋中間摩起摩十幾口袋摩倒一人當真手中有個物件也就提出呼驕子拍回店來打開一看頭髮腳手道秀雅未免容顏太黑想道福在醜人邊者也說不得遂與主人說道我者一路也不方便

選日不如就日就是今晚借你實店拜個堂話猶未了但只見那女子雙膝跪在金山面前啼哭起來言道客官有所不知奴是有夫之妻我要失節多年失了還待於今望客官放我一條生路不然有死無生金山聽得此話嘆口氣者也是命該如此遂說道你說你有丈夫姓甚家住那裏說來我聽那女子說客官要問請聽

歌尊一聲者客官細聽根由家住在遵義府雙龍場頭祖籍來是打錫奴本姓秋奴名叫秋月英年方二九自幼兒許配那丈夫姓劉你丈夫姓劉我丈夫名金山貿易外走

不幸得苗匪至將奴擄怕失節拏錫黑將面塗垢奴爲夫死逃生誓把節守今日裏要結婚萬不能夠望客官憫念奴放出籠囚

那金山聽得此話明明是我妻月英遂問道你與劉郎有甚表記未得那女子說有白玉尺爲表記金山說道我就是你夫劉金山我爲你找到此處如不見信白玉尺拏去對金山邊說邊將半節玉尺遞與月英那月英一見表記兩節一對正合纔知是本夫不疑二人慟念不已月英將身旁皂角取出將面上黑垢洗去現出一個佳人金山夫妻相會不甚歡

喜次日辭了店主與義母三人趕了便舟往平遠縣走此話
不題再說進先自那年回家將家業一概治齊了思想出門
尋妻又恐金山來了每日懸望金山不已那日望得不耐煩
家中托人照住趕隻便舟路上去接金山走了一日天色已
晚靠得廟沓歇宿不料來隻上水船也靠住一堆進先上岸
小解見那隻船上馬門口坐一人好像金山天色將黑辨別
不清遂假意朝岸上呷道劉金山之名一呷隔壁船上就答
應進先知是金山卽跑上船去父子相會歡喜不了金山笑
道兒與你老人家討個母親回來了進先說在那裏金山說

你老人家在倉裡來看進先卽進倉來看見那老漢叫道妻
子你怎麼在者裏來了那老漢見是丈夫大哭起來各訴苦
情此時進先之妻方知金山平日所說義父卽是他丈夫而
進先此時纔說出真名姓來金山叫妻月英參見父親是晚
一家四人在船上團圓次日一同回家進先到了家過了兩
月請憑族戚與金山更名在中將家務之事一概交與在中
管理秋去冬來不覺已是臘月二十四在中問父親今天是
小年燈籠放在那裡的也要擎來掛起進先說放在花蘭樓
上的在中走去樓上着一大驚想到此樓好像是我幼小時

要過的將信將疑見那樓角有一篋箱他怕是放的燈籠打
開一看卻是燈影木人更驚訝不已者些戲具是我幼小時
要的怎麼在者裏來了遂將燈影木人拏起下樓問父母便
知他父母見他拏些燈影木人卽忙說道者是當年你兄弟
鳳生要的切莫弄壞了是點意念在中說母親不知者些戲
具是我幼小時要過的怎麼在者屋的你老人家說兄弟叫
鳳生我小來也叫鳳生他父親說你曉不得是劉裁縫之子
路隔千餘里那們是你小時要的在中說兒常聽人言說我
是劉裁縫抱的進先夫婦聽得此話大驚起來未必你是鳳

生未死如果是鳳生你背上有塊紅記像鳳故名鳳生卽將
在中衣服解開還不是相對此時進先夫婦扯住在中大哭
一場細想祖人與神人之言一點不差看來還是要爲善修
福次年正月初六進先將團方親族朋友請了二十席期至
進先見客齊了遂將出門作善奇緣遇合之事從頭至尾說
了一遍衆人個個讚賞不已皆言作善福報信不誣也內中
單說進先族弟進達前十年都是大家進先要過繼他門子
嗣都不任承及苗匪鬧過後家業漸漸彫凌此時見進先帶
有義子回家心中想道待你死後趕出去家務還要歸我們

今日見他說是真子歸回心中大有不服遂說道天地間怕
昧得者號奇事你的鳳生被虎咬去人人皆知今日抱了外
人之子異姓亂宗怕我們說話敢忙打出者些主意以假作
真擋塞我們那都是白說的進先說少不得有記可憑何爲
擋塞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一夥進達席都不坐含怒而
歸進先過了兩日與妻商量說道服見你我在就有霸佔意
事我們死後如何是好昨日縣內新來個進士官不如開了
印真明存案到底有個案以免後累商議已定待開印之後
進先做就呈詞諒其實情那太爺將呈子一看點頭含笑列

位你說者個太爺爲甚麼點頭含笑者太爺就是當年回進
先在雲南船上取回那賣身女子送轉江川縣和鳳閣家下
又贈一十兩銀子進先去後鳳閣發憤攻書聯科及第中了
進士榜下卽放貴州知縣他復幹辦平遠縣以好報進先之
恩上任兩月就見了進先之名故而點頭含笑那和太爺想
道此時也不說出聲名要緊隨出簽票將一千人証教齊到
案太爺坐堂一一問明就勸道向進達人生在世財各有分
定別人之肉是粃不上的你的姪子自來名叫鳳生原是因
有印記像鳳故而因記成名今勸你不必爭論事本屬實但

者一件事全靠陰靈祖人默相斷進先出四十碩穀子的田以作祠堂爾可願否進先言道遵斷於是具結定案定案之後太爺將進先接在內堂書房坐定纔將當年承蒙贖妻贈銀之事幸僥倖到此爲官意欲報答前恩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進先纔知太爺是相公閣那太爺說完擺上席宴請進先上座太爺奶奶拜土四拜一旁陪宴太爺又說道嫌疑當避吾不免俟異日到了別縣再接岳翁報恩進先摠稱不敢宴罷於是進先回家遵斷將家族請來立了捐業修祠文憑交與族長衆族皆喜到三月十六進先滿七十歲太爺差人抬一包扛壽禮壽帳綾羅綵緞諸般禮物掛匾上壽好不光降過了兩載上司羨祁太爺爲官清正卽陞銅仁府祁太爺到了銅仁府將進先夫婦接在署內住了幾年接連在中生了三子皆是祁太爺栽培俱已成名貴顯進先夫婦壽到九十三歲無疾而終此乃作善福報信不誣也世人曷鑒諸

貞烈女樓

孝子烈姑齊受災暗中自有好安排吉人天相神人佑死裡
 得生奇怪哉這幾句話是說古今的孝子烈女乃天下第一
 人天於是厄其遇危其身置之死地以磨煉其百折不回之
 心而其節不變雖死亦能得生夫而後極人間之富貴留芳
 名於史冊以夙興鼓舞百代之人心豈不美哉說到此處試
 取一案以為當世者法 國朝咸豐九年甘肅省正寧州東
 門外離城十里小地名沙壩一人姓牛名文仲妻劉氏膝下
 乏嗣夫妻二人廣積陰功多行善事一分家業為救難濟急

解自驚心 卷三
概行凋零，正是恩結人心，德感神明。是年劉氏果生一子，夫婦愛如珍寶，撫至八歲，送入侯先生館中攻書，取名牛良玉。此子能過目成誦，一見了然，讀至三年，文理清順，詩詞皆能。先生以大器目之，却說先生有一妹，文名向南斗，乃一貢生。常來館中閑耍，見良玉溫文爾雅，學業超羣，人上心甚喜之。因對先生曰：「愚弟有心，將你外姪女彩雲姑孃許與良玉百年之好，煩舅翁作伐。」侯先生道：「姑翁既有此意，何不將年庚開上？」先生得庚，送至牛家，對文仲說明姻緣之事。牛老答道：「我乃貧寒之家，焉敢高攀。」師曰：「我姪丈見你兒聰明俊秀，不

嫌淡泊，心願許之。」文仲道：「蒙老師動步，愚老應允此事。」按：下不題。正是光陰易過，日月如梭，不覺又是一年。次年正月上旬，牛老命子與師拜年。午後歸家，行至三星橋，見河內火光一團，良玉仔細觀看，乃一癩蝦蟆，大如品碗，急忙脫下鞋襪，雙手去按，忽然蝦蟆吐出紅珠一顆，良玉得此紅珠，歸告雙親。二老一見此珠，亮若光閃，不覺大着一驚。牛老偶得一疾，身冷頭昏，醫藥罔效，多虧良玉熬湯煎藥。一日上前問病，爹爹呀，病勢如何？可想味吃否？父曰：「不知是何冤孽所纏，數月不愈，別物不想，想點肉羹所用，死也甘心。」良玉聞言，心中暗

想爹爹想食肉羹，怎奈目下錢已用空，何處得肉？想了一陣，哦，有了！想王屠戶與我相熟，不免向伊去賒，即往就之。對屠戶說明，屠戶曰：素未交易，不能賒掛。良玉無奈，只得取出紅珠抵肉一斤，提回家中。急問父病，母曰：你父正想吃肉，忙下廚烹調，奉父服之，痼疾全愈。良玉心中大喜，仍就到館攻書，不覺身體悶倦，伏棹而臥，夢見一神手執寶珠，對良玉曰：吾乃文魁到此，王屠戶乃無良之徒，然何將寶放在他家？吾神面交與爾，日後有百日之難，將此珠帶在身傍，有起死回生之功，牢牢緊記，吾神去矣。良玉一驚而醒，只見紅珠在面，收入身傍。因想到前日將此珠抵在王屠戶手中，今日帶錢取

回行至王家，呼道：屠戶三爺，將我寶珠挈出。屠戶取珠不見，心內作忙，因想道：此珠失落，不如不認。乃對良玉曰：未得你珠寶，然何來誣我？良玉曰：我親手面交，爲何不認？你是欺心，謀寶屠戶作怒，與良玉一掌，推跌地上，氣已斷絕。屠戶見事不好，便請街保，每人許錢十釧，買獲一口同音，說是發沙而死。然後去報牛老夫婦，文仲夫婦聽聞，哭哭啼啼，踉踉跄跄，來到此間，抱着兒屍大哭起來。

哭聲我兒死得快，不由爲娘淚盈腮。思想當年無有患，行

善作福不惜財。多蒙皇天暗寵愛。爲娘纔有十月胎。生下我兒把煩耐。日夜不離娘身懷。悲喜交集娘難解。家屋貧寒慢慢挨。單望我兒身長大。娘與你爹心快哉。怕兒愚蠢行不在。纔送我兒到書齋。我兒讀書不懈怠。滿腹經綸好文才。只望異日有頂戴。脚踏朝靴步金階。回頭我把老老怪。不該叫兒上街來。生死不明冤難解。不稟官長難下台。安老夫婦哭畢說道。我兒生死不明。要去吡冤。保正街總上前勸道。牛大爺你兒死時。我們親眼得見。真是發痧命。故王屠戶並未打你兒。況你去報案。我們說直言。還不是打場空。

案依我相勸。念你家貧年老。眾人助錢十餘。劊掣你領屍安埋。有何不可。牛老道我兒白白送命。就是這們罷休他嗎。街總曰。我們勸王屠戶也提十幾吊錢與你。以作養老之費。牛老心中自思想去報案。兒身無傷。又無人說我的話。只得聽勸。領屍安埋不題。再說向南斗聞壻一死。回家說與妻女得知。彩雲聞言。每日悲啼不止。他隔房有一邱氏嫂嫂。此人平素愛做媒。又慧說話。鄰近與他取個混名。叫做邱大爺。一日聽得彩雲妹妹啼哭。前來勸他。吡道。妹妹呀。窮鬼死了。哭他則甚。常言道。有了瓢兒愁擲擲。有米何愁無鍋粑。女子易得。

解曰：把財發丟了，這家走那家，牛家如今有個味，未甚哭得泪。把泥子夾的膏糧梗，毛草房子點點大，爲嫂勸你不要息氣。事還有緣，昨日羅老爺請爲嫂做媒，前妻命故要娶一房繼室，爲嫂四路探訪，却不合試。我看他年紀不過十七八，方團算他家業大，不穿布刃把綢袴，山珍海味任你喫，妹妹嫁在他家下，老爺娘誰不誇。彩雲聞言，滿面含羞，當時說道：「叫聲嫂嫂，邱大爺屎少屁多一吧，哪嫂嫂想他家務大，何不你就嫁跟他。彩雲說畢，怒而不答。邱氏坐得莫趣，又向侯氏去說：「嬌嬌妹夫死了，何必憂慮，我特來與妹妹做媒。」侯氏道：「誰

家之子弟，那戶的兒郎？」邱氏道：「就是羅亭玉之子，名紹基，他家業也大，人才又好，地壩都是石板砌，走路脚都不帶泥了。環都是二十幾，解臭有人找小衣。」侯氏道：「好道却好，曉得你叔叔允不允？」邱氏道：「你與叔叔商量，慢慢行事。」二老商量不題，再說彩雲獨坐綉樓，心中思想：「邱氏這個賤婢，在我爹媽面前題起姻緣大事，爹媽定然許與羅家。」又道是：「女子以節爲重，不如將私方銀子收拾包囊，往牛家而去。夜靜三更，獨自一人來至牛家門首，叫道：「公婆開門。」劉氏答道：「你是何人？」黑夜到此，則甚。彩雲道：「見是向氏媳婦來了。」文仲夫婦起來，

接至家中掌燈一看彩雲雙膝跪地口稱不肖媳婦跪見公
婆二老觀見又喜又憂喜的是媳婦至家憂的是莫得喫費
因說道兒呀你乃千金之體怎受得這般苦楚我兒已死家
淡泊漣媳三人怎樣過日彩雲道公婆不必憂慮媳婦身旁
帶有白銀二錠公婆收下以作用度文仲曰好到好你爹媽
知道如何下台彩雲曰公婆不要害怕爹媽知道他有來言
媳有答語及至次日彩雲身披孝服設靈祭奠而泣曰

哭一聲奴的夫短命冤家年輕輕登鬼錄早喪黃沙夫妻
們在前生修積有假故今世未團圓心如刀插妻今夜對

夫靈前來敘話夫在陰聽苦妻細訴根芽想當年我爹爹
把親許下奴舅父爲媒證常把嘴誇說冤家讀詩書聰明
俊雅到異日必定要帽插官花又誰知你纔是畧人笑吓
年輕輕喪幽冥拋別爹媽夫夫呀夫一死閃跌奴不上不下
如水中一荇菜不齊參差夫怎忍去父母五十多大到百
年有何人執杖披麻上無兄下無弟獨生夫駕今而後有
何人來奉湯茶妻望夫免悲啼寬心泉下有爲妻來替你
孝順白髮你的妻心甘願不能改嫁居水清立玉志守着
冤家向彩雲這一陣咽喉哭啞冤家夫你爲何不把話答

角目... 卷二
今夜晚妻跪靈三牲擺下，望奴夫來鑒格，莫嫌淡泊。

不言祭奠，再言向南斗。次日始知女兒逃走，命人四路找尋。方知去到漚家，南斗夫婦來至牛家，與文仲面理。彩雲上前跪下，哭道：「爹爹呀！兒生是牛家的人，死是牛家的鬼。你兒一心立志守節，休得怪我公婆。爹媽請回，侯氏道：我兒快快同歸。免娘望欠。彩雲道：要兒回家，此刻不能待。爹爹生日，兒回家拜壽。南斗夫婦見女不歸，氣得捶胸踏足，轉回家中，定下一計。命邱氏將紅庚送至羅家，叫伊九月十八前來迎親。此話不言，再說彩雲。及至九月十七，辭別公婆回家，與父拜壽。

一時至家，南斗夫婦接着說道：「我兒回來，父心安了，仍上綉樓而去。次日彩雲梳粧，與爹拜壽。忽聞樂音之聲，推窗一看，見數架抬盒，一乘彩轎，來至門首。又聽炮响，彩雲心中作忙。見母又至，彩雲問道：「母親哪？爹爹今日生期，未甚有彩轎至家。母曰：女兒不知，你父將兒放與羅家去了。今乃親迎之日，兒要遵命。彩雲道：「母親請下樓去。自母去後，彩雲暗想：爹爹如此狠毒，不免將紗窗打開，跳下池塘，尋一自盡罷了。乃在樓上拜辭父母養育之恩，從窗跳下池中。却說觀音大士見烈女有難，化變貧婆，打救上岸。正遇本州太爺往此路過，彩

稟 雲上前攔馬呼冤太爺問道爾有何冤從直訴來彩雲道容

小民女跪轎前從頭細嘆大老爺且留步細聽的端那裏

你父家居在此鄉中高大墻院我爹爹向南斗是一生員

你叫何名小女子名彩雲十六未滿我慈母侯氏女貞靜

母氏姓侯自幼兒與小女擇配姻眷我公公牛文仲家

道貧寒你夫叫何名奴的夫牛良玉胸藏萬卷只望他到

異日丹桂高攀桂未曾攀誰知夫年輕輕竟把命短小女

子未過門夫妻各邊既未過門你夫就奴夫死未一年就

生變患恨邱氏來做媒說合姻緣邱氏來說奴心中聞此

言長把氣嘆奴願學秦雪梅孤枕獨眠如此節烈之女天

未曾應允聞爹爹發紅庚奴無主見他不能把小女節義保

全你父母將你另無奈了黑夜裡私逃外面含羞恥到牛

家去披孝衫這樣說來一心心全節孝真心不變願替夫

孝順他二位老年節孝之人天必佑他雖然家貧窮奴心

甘願奴願把二公婆送老歸山爾甘願替夫盡孝誰知父

到牛家說長道短不准奴在婆家事奉衰殘你爹媽這就

又叫奴莫遲慢同歸家院奴無奈跪在地苦告哀鄰父

准奴爹媽他見奴誓不回轉因此上用巧計哄奴回還用
何計奴只想回拜壽各盡孝念那曉得奴的父暗使機關的
如何行父命奴上綉樓梳粧打扮少時刻來拜壽切莫遲
延呢又怎時纔間在樓上親眼看見羅紹基來接親鼓樂
喧天慈母娘上樓來叫把衣換羅府上接女兒匹配良緣
爾又怎能聞此言如落魄懸心吊膽前一思後一想左難
右難有甚難處咧倘若從父命學了下賤豈不是落
罵名遺臭萬年所想者若不從小女子纔尋短見綉樓上
從紗窗跳下塘間又未斃命蒙貧婆來打救拖奴上岸他

命我來到此攔馬叫冤大老爺與民女作個主見願大爺
子而孫世代高官

太爺問罷彩雲情由急叫王彪李順劉仁等將向南斗與抬
親之人鎖押至此差人來至向家此時眾客止在飲宴差人
恐其將人拴錯忽然邱氏出外說道各位帮忙弟兄不少飲
酒莫在路上悞事還說我媒人未經理到差人聽聞走來將
邱氏拴着眾人不知何事散席躲避南斗道今日是我生期
爲何在此叫人差曰太爺有命叫你赴州於是拴一大串不
移時羅亭玉父子挈到一同鎖押進州太爺陞坐大堂說道

角目驚心
羅紹基爾受朝廷頂戴然何佑娶節女豈你無罪紹基曰父
台明見監生焉敢估娶他父心願所放休怪監生之錯官又
叫道向南斗你枉爲讀書之人身居拔貢然何要逼女改嫁
爾說南斗道啟稟父師在上高懸明鏡非貢生不是乃邱氏
所爲太爺又罵道膽大的邱氏薑婦幼女守節古今少有爲
甚定計謀嫁怎的不說邱氏稟道大老爺民婦錯了太爺正
在審訊忽報到提牌官至太爺作忙吩咐將向羅一家押店
彩雲歸家話猶未畢頭門三聲炮响提牌進衙差官曰南江
一案審訊不明欽提上省急刻起程太爺接牌已後將向羅

二姓之案交布廳審訊然後上省此話休表再說羅紹基進
銀三百布廳受賄坐堂勘問道羅紹基向南斗你二姓開親
可有媒證否南斗曰有媒有證怎奈小女烈性不從又問羅
紹基你這姻緣還娶不娶紹基曰婚姻人倫之首焉有不娶
之理布廳曰這樣說來你二家心願對親我爲官人只有架
橋不敢折散姻緣打轎向家接親了案各自下去却說紹基
回家滿心歡喜備得小轎一乘向府取親臨行吩咐道各位
勸帮弟兄路途之上務要小心恐新人有甚機變囉剛要攏
屋南斗出外說道眾位弟兄不要喧譁躲藏一時眾人依諾

再說彩雲身坐綉樓，不知其故，南斗定下一計，上樓說道：「見哪你母昨夜染病，見當侍奉湯藥。」彩雲下樓看母，忽見幾人步進小房，將彩雲扯上轎去，用繩細綁，轎內怕他跳水，彩雲此時莫可奈何，想起雙親不仁，只得轎內放聲大哭。

向彩雲在轎內悲聲大放，哭一聲，奴的夫短命兒，那你不死，妻焉能受此冤枉，妻爲夫受盡了百般悽涼，奴爲夫全節義，立下志向，奴爲夫一心心侍奉高堂，夫在陰，你怎不替妻思想，你將妻接起去，同見閻王。這一陣叫爲妻，上也不上，好一似寒冬天，雪上加霜，又好似破船舟去把灘闖。

又比那飛蛾兒撲燈而亡，罵一聲：「這一切無義賊黨，你到底把姑娘抬往那方？」奴乃是貞烈女，被賊估搶虛空中，全無有過往神王。

彩雲正在啼哭，恰遇本州太爺省上歸回，耳聽轎內說出估搶二字，官心猜疑，必有冤枉，遂吩咐差役將那抬親之人鎖回衙來。轎夫見事不好，丟脫便跑，官命將轎損壞，只見彩雲滾出手足，俱捆駭吊三魂。太爺道：「你敢莫是向彩雲？」答曰：「然也。」官曰：「你爲何又遭冤枉？」彩雲道：「大老爺在上，容稟。」

向彩雲見太爺，雙膝跪上，大老爺聽民女細說端詳，不要悲啼

從直恐不在珠泪兒悲聲大放不幸得小女子又遭禍殃
訴來前日尔可回自前日大老爺駕到省上叫小女回家庭放
家未曾呢寬心腸恨只恨羅紹基良心盡喪私自裏來搶奴匹配鴛
鴛是小女不順從將奴捆綁恨賊人一個個抬往前行萬
不料大老爺來到鄉黨打救我落難人沒世不忘

大爺聽罷將彩雲帶回衙中速出火籤二疋叫向羅二家到
案大爺陞坐大堂吩咐把羅紹基帶來官怒道膽大羅紹基
你這畜生前日險些逼出人命而今復行估搶又下去重責
二百手掌罰銀三百限日繳足又罵道向南斗爾爲朝廷紳

士爲甚不全其節烈反敢逼嫁本州念爾年高不加爾刑罰
銀五百卽繳上堂南斗紹基把銀繳足官將銀交與彩雲命
回牛家侍奉公婆日後本州與爾請建旌表坊型彩雲道蒙
大老爺天斷小女子願拜膝下大爺笑道真乃聰明女子遂
吩咐三班八房將木州青紗大轎金鼓執事送女兒回程官
又命向羅二家與街總保甲放炮掛紅好不鬧熱此話不題
再說王屠戶一日下鄉買猪行至良玉墳邊見有火光發現
因想道人人在說良玉帶寶而葬不免今夜做個開棺盜寶
是夜屠戶來至墳邊把土掘開去了棺蓋只聽哎喲一聲說

道好睡，屠戶心疑是鬼，不顧命而跑，跑至河邊，失足墜河而亡。却說良玉扒出棺外，摩至自己門首，呼道：爹媽開門！此時彩雲坐尚末睡，急忙稟明公婆，知道二老起來，問道：你是誰人？良玉道：兒回家來了。二老聞聽，駭得渾身打戰，呼道：兒哪，你莫來驚駭爲父，去找王屠戶，申冤。良玉又道：爹媽不要生疑，你兒真是還陽了。牛文伸急命彩雲掌燈去看，道：是誰人？二老道：是良玉。咧彩雲道：你兒身死百日，體膚皆濫，焉能還陽？是鬼快潑碗水飯，燒把錢紙與他，遠遣他方。二老又道：到內是人是鬼？啣良玉道：兒死時身帶寶珠，屍體未壞，故得還陽。爹媽不信，人是熱的，鬼是冷的。二老用手去摩，時值三九，良玉身冷如冰，便呼道：打鬼！彩雲恐二老受驚，頗命不要上前，與良玉打做一堆，亮已打熄。良玉不知是向彩雲，因想道：我將纔還陽，未必又被這女子打死，乃大聲呼道：爹媽救命！你這女子聽我說明，再打不遲。二老聽呼得凶險，忙點燈來看，叫道：媳婦放手，待娘問過明白。遂問道：你果是我兒還陽，把你生死情由對娘訴來。良玉道：雙親請坐，聽兒細說，欲表生死珠泪滂沱。

尊聲雙親容告稟細聽你兒說分明

說嗎聽着的

不幸爹爹得

下病呀兒場街把肉稱為何喪命呢只恨屠戶心不正逞氣打

兒喪殘生怎麼又得還魂多蒙文魁把寶贈帶在身傍可還魂就該

早些還魂嗎冥王對兒把話論叫兒陰曹躲災星冥王還說甚

他說爹爹功德盛不斷牛家後代根今夜你又如何可恨

屠戶王大順今夜到此開墳塋前日將兒喪命今來開棺

謀寶把京進想做高官轉回程是這樣我明日古言作惡

有報應大順落水喪幽冥是這樣為父快心了你兒因得回原郡二

老快快免憂心我兒回陽為父不寬心上前忙把爹娘問這位錯

欽是何人乃是你妻子向氏彩雲夫妻未把交盃飲然何來在我家

庭。牛老將彩雲情由如此如彼又如何多蒙賢妻把孝盡

為夫慢慢報大恩

良玉言畢二老聽聞果是我兒死中得活夫妻相認悲喜交

集後擇吉日夫妻拜完花燭再說州主將彩雲節孝申文朝

廷皇上龍心大喜發庫銀三千於正室修建節孝牌坊恩

賜鳳冠瓊珮封彩雲為節孝一品夫人後良玉將寶報知州

官得官申文良玉解寶進京六部奏聞天子封良玉為進寶

狀元閣家俱受誥封姚知州教民有功加陞知府姚知府想

到向彩雲跳樓未死可稱節烈今得聖上寵愛建立牌坊

貞烈女樓

十四

我不如將此樓重修，月餘圓功，知府親書一匾相贈，名曰貞烈女樓。復後又修狀元府，諸親六眷齊來慶賀。此時滿門榮耀，惟羅紹基強娶烈女，受官責罰，又羞又惡，因此一病身亡。向南斗不全節，烈逼女改嫁，家從此敗。從此案看來，這節孝二字，天喜神歡，人欽鬼服。吾願世之婦女者，當以向彩雲爲法，而強娶烈女者，儘以羅紹基爲戒，開棺謀寶盜墓脫衣者，亦以王大順爲戒焉，可也。

王恩賢弟兄捐刻

修路獲金

居孀節儉積錢銀，訓子辛勤結善因。良匠造成歌坦道，兩家同日產麒麟。這幾句話，是說世之爲坤道者，亦當心存仁慈，利人濟物，以善功訓子，不以貧苦墮節。卽時勢不能獨爲，而又遇樂善之匠師，捐功成美，易險道爲坦途，轉死亡爲生活。卒邀天眷，雙生麒麟，以振家聲，爲可法也。眾台寬坐，靜聽我講一案以証之。○國朝光緒壬午歲，安岳縣一人姓劉名永清，母王氏，不幸父故，丟下母子獨居。王氏立媳守孝，撫孤成立家計，寒微祖籍，存留薄田四畝，瘦土寬濶。王氏勤若紡績，

解目驚心 卷三
以供穿吃不但勤儉而且仁慈每以矜孤恤寡爲念敬老憐貧爲心永清爲人忠樸老成終日勤耕苦種披星而出戴月而歸事奉孀母昏定晨省不敢懈怠幼年與吳氏聯婚尙未過門正是光陰易過如梭擲日往西墜月東來王氏自思兒媳成立男婚女配人之常理不如選擇吉期把媳接過門來一則早添孫兒香烟有靠二則厨灶井臼有人代勞豈不一舉兩得於是備辦六禮延賓治酒以了子評此話不題却說吳氏乃富家女子每好穿戴凡一切孝姑敬夫之道一概不知王氏見媳初來不便規戒只得隱忍在心幸得永清能知

大義見妻如此行爲常以好言勸戒說道賢妻呀人生在世須要學個好樣方不愧天地所生父母所養日下遭逢末劫因爲男不忠良女不柔順故上天惱怒劫運頻臨多蒙諸仙諸佛視之不忍雲城七聖各定戒規教比遵守以免浩劫想我們皇上欽定王章廿二條頒行天下家喻戶曉以正民風復還太古之俗我觀賢妻一條不知一戒未聞豈不成了天下愚婦嗎吳氏道我們婦道家未讀詩書不知賢愚望夫名教訓永清道爲男子有 聖帝十二戒規爲婦女者有 灶君六戒賢妻知否吳氏道爲妻未聞夫君何不詳細說與

妻聽承清道賢妻要問聽我道來正是仙佛定戒為民痴白
般開導破愚迷果能遵守無虛意富貴榮華自有期

歌
君爺定六戒並無別論願婦女一個個體帖奉行天說六戒第一

戒又是第一戒說的是公婆當敬早問安晚送睡常把歡

承莫學那忤逆婦任情使性到後來遭報應萬代罵名戒一

是孝順公婆為妻記下這一戒呢第二戒說廚房打掃潔淨早晚間焚寶

香常點明燈又還有敬丈夫是爾本等夫有情妻有義相

敬如賓戒是敬灶奉夫第三戒妯娌們和睦為本大愛

小小敬大天理人情切不可論強柔你仇我恨妯娌們如

姊妹相愛相親三戒是和睦妯娌第四戒說人生夫婦配

定或生男或育女不可看輕莫打胎莫溺女恐遭報應怕

二世死產難滅絕兒孫四戒是打胎溺女為第五戒煮茶

飯穀米看緊切不可亂拋撒多喂雞牲又不可暗偷藏賣

與別姓神農皇治五穀養命之根五戒是敬惜五穀第六

戒去艷妝禁忌花粉凡穿戴要樸素效法古人莫挑花莫

繡朵字跡當敬也免得到後來眼目失明這六戒可算得

篤實之論賢德妻果遵守永享遐齡每逢着講聖諭儘管

去聽好者法。夕者戒。謹記在心。學一個好女子。幽閒貞靜。效法那節烈女。萬古標名。

永清言畢。吳氏聽聞。如夢初醒。至此以後。謹遵戒規。不敢侵犯。正是滿頭花草去。盡寬下紅綠衣裙。早晚事姑。更孝敬。恰似南海觀音。每日勤儉發憤。不煩。婆婆操心。夫妻和睦。一家春異日。必獲吉慶。各位這就是吳氏之好處。一言難盡。古言道。教子嬰孩。教婦初來。想人生娶媳。原有賢愚。不一。貴在初來之時。爲公婆丈夫者。以良言教訓。賢則愈見其賢。愚亦可轉爲智。余見今之教媳者。非打卽罵。翁姑兒媳。成仇。夫妻妯

娼爲冤。釀成巨禍。非等閒。不但家財耗散。話不繁敘。再說永清宅後山勢崔嵬。有古道一條。高百餘丈。年久崩頽。崎嶇難行。天晴尚可步履。落雨畏其馳驅。常有人因足滑墜。跌死者甚多。受傷者亦不少。永清之母。心見不忍。意欲修砌險道。怎奈家計貧乏。無有餘貲。正是勸君爲善。苦無錢。寤寐躊躇。方寸間。若得山徑成坦道。過客免歌行路難。一日王氏謂其子曰。兒哪。想我母子。今生不幸。身遭貧苦。孤寡。皆因前世未修。若不培補。來世豈不更受下賤嗎。常言世人不肯修因果。好似寶山空手回。永清道母親哪。修因積德。乃人所當爲之事。

怎奈刻下穿吃尚且艱難作點小小施濟罷了要作大功大善非巨富不能王氏道兒哪若要餘而後濟人終無濟人之時有餘而後爲善終無爲善之期娘有滿腹隱情兒可知否永清答道莫是爲兒侍奉未到媳婦觸犯母親望母明言王氏道非爾夫婦有不是處爲娘有心將宅後古道補修以遂心願不知好不好永清道母親之言極是兒當遵命怎奈無錢如何修砌得好咧母道兒哪事不在忙今後娘與吳氏媳婦勤苦紡績節儉用度多喂豬牲兒在外面發憤躬耕湊有銀錢以了此事古語云勤儉黃金本垂德裕後昆人但行好事不必問前程此話休言却說他母子在家樽節儉用積錢數年存錢八十餘串王氏暗想曰下有錢可以鑿石鳩工事不宜遲却說彼境有一石匠名方大概妻陸氏膝下乏嗣夫婦喜行善事家計寒微靠手藝糊口同鄉有一巨富姓畢濁號曰利此人刻財如命一文不捨片善不修損人利己無惡不作若論他行的事也難盡敘再言方石匠一日往永清門首經過王氏一眼瞧見請至家中說道方師傅老身有件大事望乞帮忙石匠道劉大娘有何金句請講答曰請聽

方師傅你請寬坐有句話對你嘆說

今日莫事嘆嘆家常

想老身

前世多過。到今生受盡折磨。劉婆你本也苦哉老老死丟兒棄我。

家貧窮又受寂寞。享福了雖然有兒媳兩個無孫孫也不

快樂。你道命好尚有兒媳一個前幾年實在拖火吃菜蔬湍飯

長哈。古言道香從臭裡來甜自苦近年來蒙神佑我漸漸

的得點鬆活。聞聽人言你家借這句話本然不錯八十吊算

來有多。銀錢下愈愈幾兒孫賢無錢也可善功大自有下

落。我合你想得到痴迷漢名纏利鎖為銀錢造出大惡。這

不錯惟有此。縱然是家業儘可恐兒孫不能跟脚世上有

得道不如早早着破將銀錢善功多作。不知劉婆你後人看

石梯行人難過方師傅你皆知覺。我久有此意有善人

幫湊功果使行人往來謳歌。於今講出錢若無人出錢唱

和我獨修又待如何。既見如此我願效力不既如此今日

議妥莫後日你又反說。反言不能是這樣速邀同伙到家來飲

盃薄酌

劉王氏言畢石匠說道明日十九黃道吉期開山可好二人

嘆敘良久石匠告謝而歸行至中途心想畢家富足今日要

往他門前經過不免到家向他募化若帮得二三使劉姓也

鬆活得點不覺來至門首正遇畢老出外散步石匠向前深

施一禮說道畢大爺受福答道石匠師傅還說受福滿腹息氣激得長哭石匠道尊駕這們富足有些甚麼氣息畢老又道方師傅你不知我肺腑聽我細說從頭大兒一嫖二賭次子恰似橫牛三子洋烟所誤四子假得出油大媳有名餓狗次媳愛穿紅綠三媳好吃懶做四媳人呼母猪孫兒也不够度個個懶把書讀大小都把我息方師傅呖看我怎樣下樓言畢嘆氣不已石匠用好言寬慰一番然後言明修路之事畢老答道人人都曉得寡婦過了格存心多奸詐做事不脫白逗我耳躲勁假意積功德我一輩子未出功果不信你那

些空話說罷竟回家去了把方石匠正是有興而來無興而歸邊走邊嘆道今日纔是咧開張就打光脚板丟臉失人自羞慚及至回家次日邀齊伙計一同進廠協力興工一日歇憩大概將畢老之言對眾閒嘆眾匠聽聞答道那個刻財鬼錢如命肝心若要拿來用除非禍臨門我們淡泊人傭工講心田大齊趙個勁一天當兩天一日鏟敬大石一它方石匠說道眾位夥計一齊用力遂呼起號聲來

呼奉勸世人咳早看淡咳休把銀錢咳當心肝咳
着人行善事咳天有眼咳默佑兒孫咳做高官咳

修路獲金

力不信且把。咳我等看。嘎穿吃二字。咳受艱難。咳
力皆因前世。咳未修善。哈哈今生纔來。咳把石掀。喂

眾匠將石撥開，內有一小石，光燄可愛，名曰石膽。眾石匠意欲隱瞞，大概急忙說道：各位夥計，此石不可隱匿，想你我原是受主所託嗎？總要忠心，心纔無愧。若有一點私意，恐後受報，況你我乃岩穴下人，須當存心忠厚。像今日這石胆，明明是天所賜劉家之物，我等何敢隱瞞？不如今晚送至他家，劉大娘是個賢惠的人，必要留我們消夜，豈不兩得其美？眾匠

答道：這話合教。至晚眾匠司送石胆來，至劉家王氏母子接，着石胆喜出望外，遂將石胆供於神龕之下，轉留眾匠消夜。一時散席，眾司同厥次日四鄉知之，議論紛紛，有說是石胆，有說是石寶，那知傳於鄰四喜耳中。此人是一盜賊，聞聽人言，劉家得個石寶，是夜前去行竊。及到劉姓屋後，立着候至三更，穿牆入室，只見寶石發光，四喜乃向前攜抱，孰知如生在神龕下一般，即用撬刀去撬，亦不能脫耳。又聽雞聲在鳴，恐主知是盜，便闖至竈房，將鍋揭起，頂在頭上，意欲開門而出，做個賊不空回。誰知剛要起身，忽然眼花，見一黑漢手執

銅錘逼面打來打跪在地次日晨早吳氏下厨煮飯見一人頂鍋跪地乃大驚道媽咬駭死人囉逐一跤跌地王氏聽媳聲張不知何事遂來一看見媳跌地口不能言只得用手指住盜賊三氏一見亦駭滾地此時永清厥內經功歸家來到厨房見母與妻睡地戰慄又見一人頂鍋跪地遂把母親妻子二人扶起坐定走來將鍋揭開四喜欲逃如生在地恐怕見面含羞以手遮臉永清認之不清用力將伊手推開一見說道我怕是誰纔是鄺四哥咧你爲何頂鍋跪在灶前呢四喜乃哀告道劉婆婆劉大哥我這回錯了下次我再不敢行竊了還望劉婆婆劉大哥切忌莫對人說賞我一個狗臉

你者人家是吃齋好善之人將我釋放勝於修了千百丈路邊說邊在臚頭王氏道鄺四喜呀你今天把我兩隻媳魂都駭落了不罵你幾句心是難安囉正是盜賊莫良心豈知竈神靈今日被拿獲狗臉何處存

罵鄺四喜跪灶前聽我細講扯起你牛耳朵聽說端詳人在世須當要學習好樣耕與讀求富貴纔算兒郎學手藝學生理也是正項爲好人存好心比人高強爲甚麼學偷盜非爲浪蕩黑夜裡帶撬刀割壁挖牆不論那貧與富一

樣竊攘只顧你得穿吃喪盡天良小子錯了下那時節遭

報應身受刑杖小板子挨幾千好不悽惶天地間士與農

工商為上那有個做賤人得好下場見多少進屋去被人

殺喪又有些犯了案死於卡房今日裡神譴責罰跪地上

明教你要改過早務正行再不回心願遭雷劈既如此今日裡將你

釋放我願你為好人改盜為良學一個志氣男人人誇獎

奇男子大丈夫四海名揚

劉王氏言畢將四喜釋放歸家思想灶神如此靈應自今已

後永為好人此話不題再說屋後路已修好眾石司請他母

子過日清算賬項總共用錢八十四吊有餘下欠錢四吊不

數只得將猪出賣交楚完全一件大善王氏此時心安意樂

及次年七月七夕永清見石胆發光燃燈照之變成黃金一

它約有四五斤之譜正是一片真心感格神因將石胆化黃

金塊煞多少鬚眉輩不及守孀一婦人不移時吳氏又生一

子閤家喜之不盡焚香答謝神恩此子更名金生次日聞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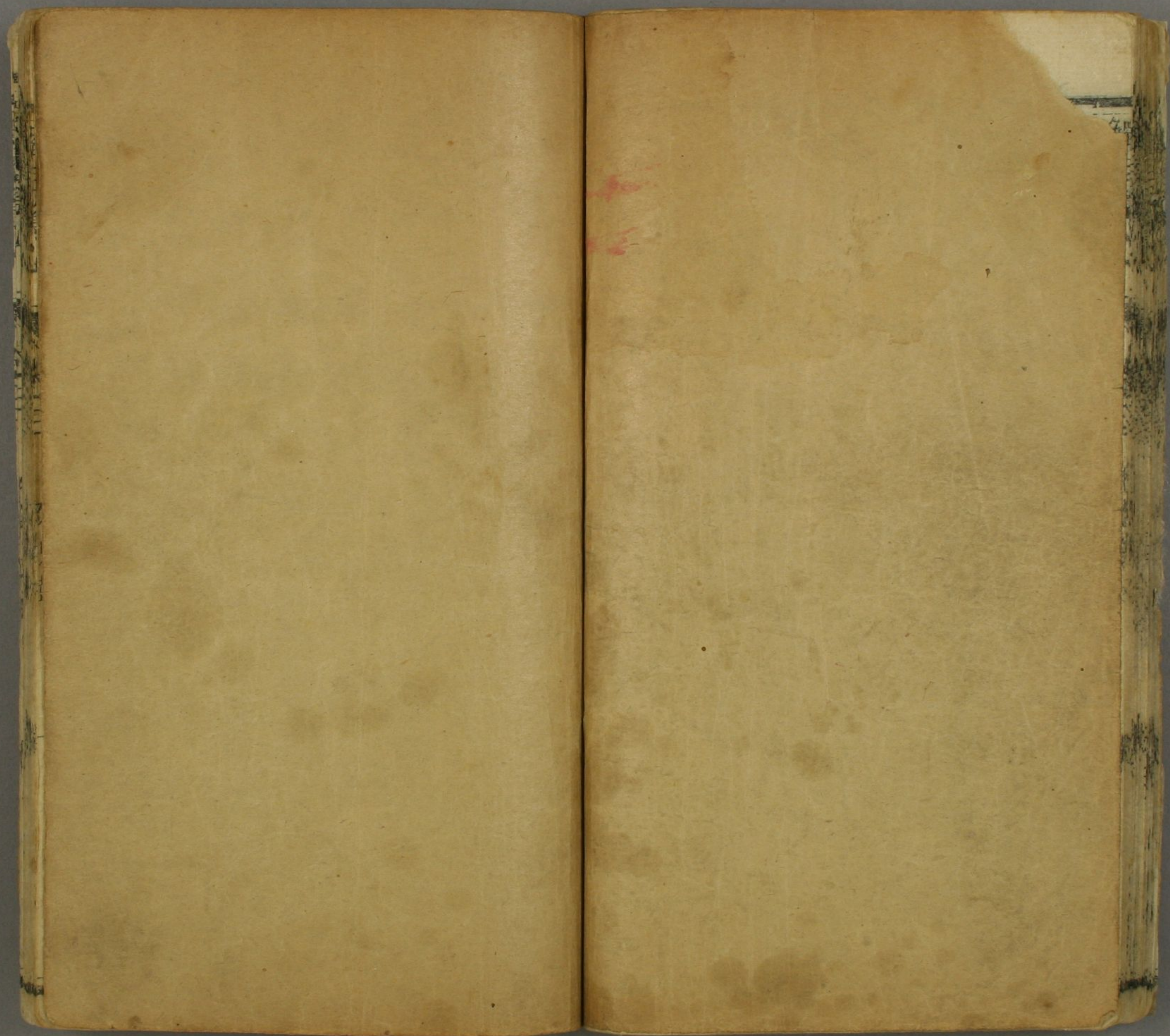
人言方石匠昨日也生一子取名感生後聞畢家遭了大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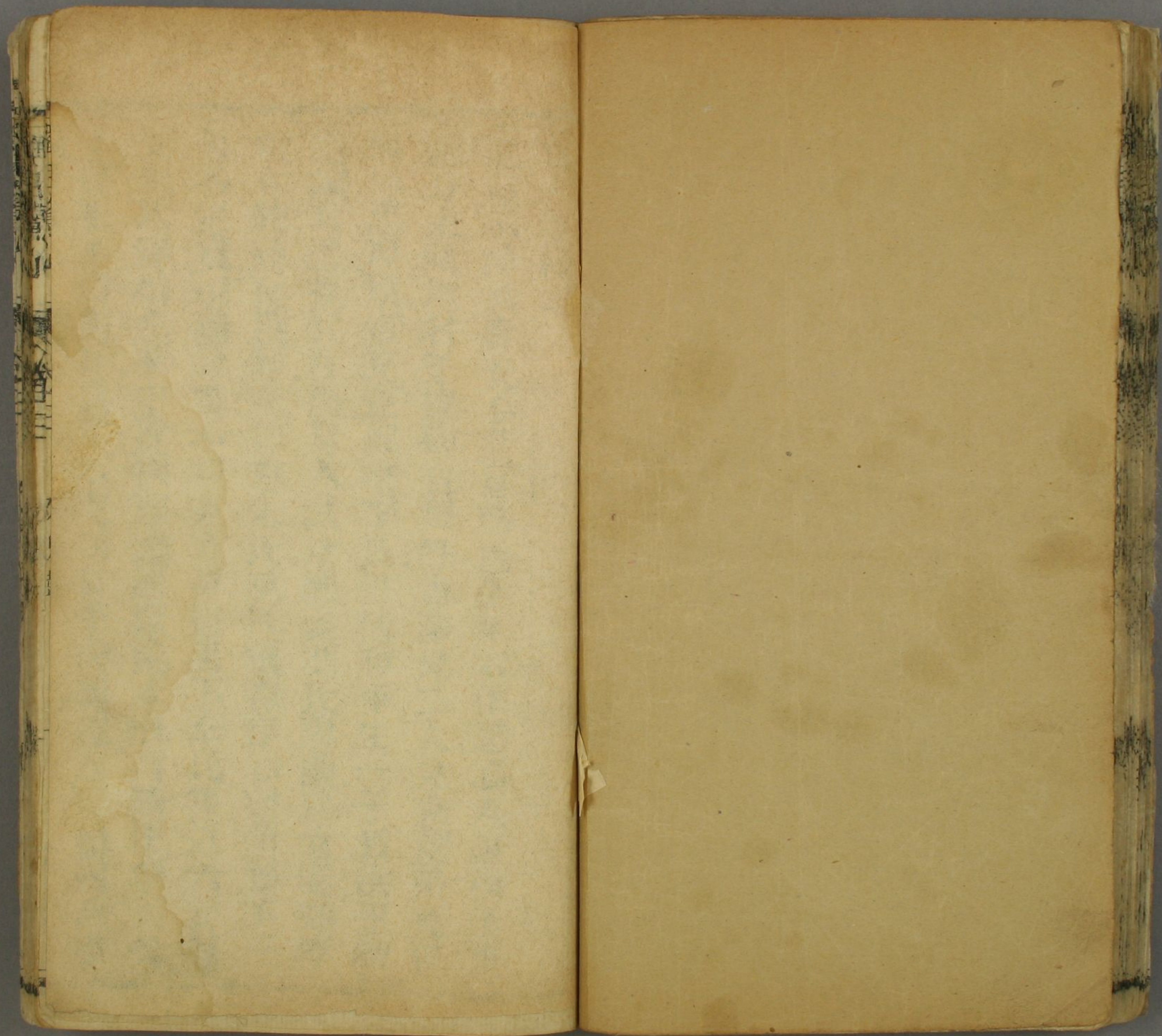
連年官非竟將家財用去大半尚未完結從此案看來劉王

氏母子傾囊為善得獲黃金天賜麒麟方石匠以力湊善亦

生貴子後兩姓之子俱獲科名惟畢家不肯信善子孫嫖賭
奢華累遭官非用盡家財落於乞丐不知所終此積財而不
積善之報也世之刻財如命者當以此案爲鑒觀可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復 雙槐樹

惡報不饒慘毒天心最喜慈仁生平不作忍心人誰料後來
福分宋時地名雙槐樹自包姓者弟兄二人兄克寬弟克仁
復極忠厚樸實克寬配妻李氏性情和平生一子名洪恩幼
飽讀兵書操習弓馬身入武泮配妻馮氏蕙蘭此女素知孝
順和睦慈良貞靜克仁妻朱氏賦性狠毒存心刻薄膝下一
男名洪貴現讀詩書不料克寬早逝丟下李氏年近六旬每
受朱氏誑指凡家中貨物銀錢油鹽柴米概行攔住李氏母
子要吃不得到口要穿不得到身李氏瘦媳無可如何凡事

只得輕來輕受重來重過毫不與之計較真所謂有容德乃大無氣心自安克仁見妻刻待嫂嫂母子心中不忍亦嘗諄諄勸戒彼不惟不聽反加潑薑說丈夫不是因此惡氣成疾不久亦亡朱氏從此越發悍惡總欲將姪兒害死好占絕業但恨未得其便乃事又湊巧適西番打來奪國戰表賊勢甚是猖狂難以抵敵宋王倒旨命出榜招集天下勇士朱氏聞知正中其機暗思當兵出陣性命攸關我不免叫洪恩前去投軍倘死於軍中這分家財豈不盡歸吾兒主意已定遂喚洪恩出堂假意好言勸道賢姪呀想你身列武庠未能上進

當今皇上招兵我兒文武全才何不去至邊關獻策投軍倘得一官半職也是一門之幸又道是大丈夫當思鵬飛萬里豈效那魚困深潭嗎兒諒必是定去無疑的洪恩道孀母所言固是美意但兒有老母在堂好似風前之燭瓦上之霜兒若遠離何人侍奉甘旨呢况聖人云父母在不遠遊我父雖死母親尚存豈忍拋別嗎兒情願在家服侍老母以免倚門而望孀母還要替兒想量朱氏又道我兒放心前去你娘自有爲孀照顧决不致他吃苦的喲洪恩泣道孀母呀姪兒年近三十膝下尚無子嗣此處邊亭生死未定倘若性命有虧

那時豈不斷包門的香烟嗎。又道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還望孀母三思。朱氏大怒罵道。不受抬舉的奴才。為孀好意勸你奪取功名。你一也要守你的娘。二也要守你娘看來。才是要守你那嫩婆娘。咧。真正莫志氣了。枉自我費一肚皮的心。囉。洪恩不敢多言。只得應允。即來上房辭母。他母李氏听得一手扯住洪恩衣襟。哭道。兒呀你去在邊亭到不打緊。可憐為娘。咳咳。悚悚。戰戰。糠糠。真是隔天日。遠隔地日。近。如有不測。兒哪那時誰來送老歸山。洪恩听得此言。當時泣道。母親哪。

聞母言。肝腸碎。句句說來。令兒悲。兒哪你不幸。爹爹早命廢。丟下老母守孤幃。這也是為娘必啼哭嗎將兒檻。大心多瘁頭。上白髮。兩鬢披。曉得老了嗎母親靠兒在此。會兒願奉母在。好那就誰知孀母心。不對要兒邊亭去解圍。你推辭兒欲不去。長聚會。孀母發怒。豈能推兒去娘又兒去投軍。把賊退。自有媳婦早夜陪。怎比我兒願母長活一百歲。穩坐家庭待兒歸。

洪恩哭畢。又囑咐他妻馮氏。蕙蘭說道。妻呀。為夫此去三年。不知五載不曉。早晚之間。還望賢妻善事母親。保重身體。夫

妻在此一別了，蕙蘭早已咽喉哽哽，挪着丈夫的手，不忍分離。於是夫妻大哭一場。

馮氏女扯住手，泪流滿面。夫有洪恩，低下頭，珠泪不乾。妻

我和你，好鴛鴦，平空拆散。夫無情劍，斬斷了，並頭紅蓮。妻

此一去，邊關地，山遙路遠。夫嬌母命，怎辭得，涉水登山。妻

苦只苦，婆婆娘，將夫望欠。夫還望你，早晚間，膝下問安。妻

怕的是，嬌母娘，存心不善。夫我去後，量必要，另眼相觀。夫

丟下你，苦命妻，年輕獨伴。妻呀，年輕輕，守空房，總要耐煩。夫

天吶，妻素來，知貞節，夫莫憂患。妻呀，婦人家，重節操，萬古

流傳。夫吶，但願你，此一去，早革回轉。妻呀，歸家來，不少你

霞佩鳳冠

夫妻正在戀戀難舍，早見朱氏前來，手提銅錢四百來見他。夫妻扯住啼哭，便指佳馬道：「你不要臉的了，頭曉不得出門，原是好事情，偏要啼啼哭哭，你怕他就死了，真正不害羞了。」隨即將錢遞與洪恩道：「這向家中錢，又緊可憐，為嬌左湊右積，才得四百銅錢，你今拿去權當路費。」洪恩一見泣道：「嬌母呀，此處邊關路隔三千餘里，漫道吃飯就是吃水也不够，嬌母要害姪，就在家中害死便了。」朱氏順口答道：「你曉不得

去在邊關就有一分軍糧何必在家苦爭盤費我若是害你
日後雷打火燒在位這朱氏只道是淡口說出那知人間私
語天聞若雷此是後語不題再說洪恩听得他孀母發誓無
言對答只得將錢接着收拾行李拜別登程行不數里忽見
一人騎馬而來視之乃包洪貴爲奉母出門收討殘賬歸家
當時問道哥哥這般舉止意欲何往洪恩告以邊關投軍之
故又言盤費不多怎到邊關洪貴聞之心中不忍乃將所收
銀兩與坐馬一概贈與洪恩洪恩推謝道吾弟如此仗義倘
母追問又將何言答對洪恩道哥哥放心你若收去小弟

自有道理說畢弟兄洒泪而別洪貴至家朱氏問及方知其
情但是自家兒子只得啞口無言暗想本欲將姪謀害好占
絕業誰知洪貴這個奴才反將銀兩馬匹概行贈他使我謀
事不成這又如何是好呢心中甚是不樂且說朱氏有一位
姪男名叫朱標是個奸詐之徒現在他家當使喚今見朱氏
愁眉不展乃問道姑母面帶憂容不知何事朱氏遂將洪貴
贈銀之事告與朱標言道姪兒何不跟我打個主意朱標听
得當時眉頭一縐計上心來說道我有一計不知姑母意下
如何朱氏道姪有何妙計快快說來標想洪恩去此不遠不

如命一得力之人手執利刀一把趕至中途將他一刀廢命奪回馬匹銀兩只說遇強人劫殺豈不干淨無事朱氏口稱妙計但差外人未必忠信不如就是姪兒前去行刺若事成我謝你白銀一錠朱標見有銀子心中甚喜遂一一應承又想洪恩乃一武士我如何敢近哦有了不免假充家奴前去與他帶馬主意已定遂瞞過李氏婆媳身藏利刀一把飛步而去不上三日早已趕到洪恩一見驚問道不在家中來此何事朱標說你嫡母命我前來執鞭服勞洪恩見是親戚毫不疑惑遂將行李一概與他措負一路之上凡欲動手行刺終是胆怯乃假意叫腹疼痛不能行走洪恩只得下馬步行將馬讓與朱標騎坐行不一里又叫口渴得緊此時前無招商後無旅店洪恩乃去人家討茶朱標見他不在眼前遂縱馬加鞭負銀而逃及洪恩將茶到至人已去遠了乃四下找尋不見踪跡方知受了奸計當時胸前几捶哭道我包洪恩好苦的命哪

坐路旁止不住悲聲大放細思想這苦命令人悲傷嫡母娘做的事天長盡喪強逼我到邊關當兵吃糧四百錢做盤費不由人講但不知他那裡是啖心腸多蒙得洪貴弟

恩高義廣，贈銀兩果算得，有志兒郎。又誰知朱標賊中途趕上，假意見當奴僕，跟隨身旁，使巧計裝腹痛，將我欺誑。暗地裡劫去了包袱行囊，無盤費怕的是命歸黃壤。到不如尋自盡早見閻王，哭一聲老母娘，休把兒望。兒做了不孝子，死在他方。馮氏妻在家庭，切莫妄想。從今後還望你善事老娘，好夫妻不能够重聚，羅帳要相逢，除非是夢裡還鄉。

哭畢，洪恩暗想歸家，又怕嬌母責備，想要依舊前行，怎奈又無盤費，想到拙處，哭道：如今腰無半文，終歸餓死，罷罷罷！留此殘生何用，不如拜謝爹娘養育之恩，尋一自盡罷了。嗚呀！老娘馮氏妻從今向後，再不能會了。說着說着，解下腰帶，見路旁有一黃葛樹，正欲上吊，忽有人呼道：壯士休得性急，洪恩回頭一看，只見一位道長飄然而來，言道：你苦情，吾已盡知。但爾前程甚遠，吾特來相救。此處有包裹一個，內藏銀衣物寶劍一口，拿至邊關，管教一戰成功。爾須牢牢謹記，吾當去矣。說畢，化作清風而去。洪恩知是神靈前來指點，心中於是暗喜，只得望空拜謝，收拾前行。這且不表，再說朱標暗將馬匹賣了，負銀歸家，假說人已被他刺死，却另自命一人來。

家放信說你包洪恩與我中途同路不料為強盜打劫將他廢命我得逃去故來相報朱氏听得假意大哭李氏婆媳當時氣倒在地甦醒轉來不禁泪如雨下

听一言把老身三魂赫吊馮氏女止不住珠泪長拋李難

怪得這片天心驚目跳馮却原來奴的夫大有蹊蹺李都

只為到邊關去把賊剿馮萬不想把性命斷送荒郊李娘

有兒不能够披麻戴孝馮枉婆婆把奴夫攪了一遭李莫

不是婆前世多把孽造馮莫不是為媳的罪有千條李為

甚的到今生孤獨無靠馮為甚的年輕輕折斷鵲橋李丟

下我年邁人誰將依靠馮馮蕙蘭願替夫事奉年高李婆
情願同我兒陰司去跑馮有媳在婆婆娘不必心焦

且說洪貴坐在書房听得哭聲震動急速來家問及此事只激得嗥天叫地大哭隨將婆媳安慰一番却暗藏銀兩前去找屍行至長葉林前被一般山賊劫去銀兩衣物幾乎性命難保進退無路無奈只得遊學不題却說他母在家察知以為此子不才遂有抱朱標為嗣之意但恨婆媳在此戳他眼睛乃與朱標商議要將馮氏嫁了一日蕙蘭想起丈夫正在啼哭遂乘機前來勸道你這蠢女子生得那們體面就怕找

不倒人戶還儘倒哭他做咿婦道人家原是一夫不得到頭
二夫不得到老爲孀若是年輕早就嫁了况你那樣子嫩冬
冬的戰搖搖的怎磨守得一輩子有心事只管說爲孀是不
阻攔的蕙蘭泣道孀母呀常言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
二夫况雁孤猶不再配人寡豈可再醮古今來烈女節婦髮
可剪頭可斷耳可割而志不可奪所以載在史書千古不朽
列於石坊百代流輝想他們是爹媽所養兒也是父母養的
他們做得來兒就學不成嗎孀母請寬心些姪媳縱死斷不
爲此忍辱含羞之事朱氏又道世間守節的有幾等或是守

家業或是守兒子你今雖有家業莫得後人還守得甚麼那
花色啣不如听爲孀相勸趁此時青春年少展翅高飛成雙
成對日間不受孤單夜來不受寂寞那樣不快活此時若不
出門只怕到了三十四方才失悔改嫁那時縱然嫁個富
豪家自己成了老南瓜蕙蘭又低聲說道孀母呀世間有兒
的才守得寡無兒的就守不得節嗎在那有志的女子還要
望門守寡况姪媳業已過門六載夫妻恩愛似膠漆山盟海
誓難改移回首洞房花燭夜那堪從人再畫眉今你姪兒雖
死丟下婆婆年邁正宜替夫盡孝何敢忍心言嫁姪媳的心

堅如金石莫說富家大族就是王候之家宰相之子姪媳也是無心的。嬌母何必這般費心朱氏見得左講右對不覺心中大怒指住罵道不識好的賤了頭為嬌的真心為你你却如此違傲想是驢子形宜重不宜輕若不打你不知嬌娘的利害說罷用响槁將蕙蘭橫身一陣亂打蕙蘭忍痛不過双膝跪地喊道嬌母娘呀打不得了

尊嬌母請息怒容兒細稟。恨那細听我馮蕙蘭畧把話明。還有甚麼 嬌母娘待姪媳恩義交盡。自己的媳婦還未 甚的要將兒另嫁豪門。我是為兒嫁了我婆婆誰把安問

他吃得飯扇得屎 早與晚有誰來遞茶捧羹。他自己斷

不念你姪兒死於非命嬌當念你姪兒身在鬻門。噫武秀

就不嫁人 望嬌母念姪媳性情愚蠢。總成你的好事都不願

容姪媳把節全長伴夫靈。守你老公 願嬌母增福壽享年

不盡。我禍害一千年不消 你姪媳漫漫的報答深恩。

訖畢朱氏怒道你這賤婆娘說了這半天還是個園茄子不進油盐拙肚子不開塘想是鉄匠死了不閉眼還要欠捶說罷又是一陣响槁他婆婆在一旁心都痛了忙上前去拖救反被朱氏順手飽打一頓復又轉身來打馮氏蕙蘭泣道嬌

母呀我婆媳無過無錯遭此毒打倘外人知道不說婆媳不
是就說孀母不賢朱氏說不賢就不賢跟你一跌火鉗跑去
拖把火鉗向蕙蘭頭上幾擊李氏嚇忙了道媳婦兒你從了
罷蕙蘭那裡鬆口双手將火鉗抱住哭道孀母呀打不得了
若是爲姪媳行不端坐不正縱然打死也無怨恨今要逼兒
改嫁只怕枉死城中又多一位冤鬼了朱氏見勢頭不好乃
改口道賤人你一要守節二也要立志難道你們婆媳活路
又不做光只坐吃現成嗎又道是朝廷無空地世上無閒人
那有許多的飯來養空人蕙蘭道孀母命兒做活路自然件

件依從若是要兒改嫁這是萬萬不能的朱氏道既肯發憤
做活那就與我進磨房去問進磨房則甚答與我每天推麥
一斗還則罷了若是懶惰定要追你兩個的魂李氏意欲不
去又怕朱氏利害只得挪住媳婦的手一蹀一跛來在磨房
可憐蕙蘭橫身是傷又見婆婆年高老邁心想不要帮推怎
奈力小推之不動不得已只叫稍爲搭力日間何曾歇憩可
恨朱氏這個惡婦每炖只賞麥飯一碗與婆媳充飢猶喂猪
一般李氏乃年邁之人那能吞之得下往往端着麥飯只是
啼哭蕙蘭百般撫慰然後勉強下咽每到夜靜之時又用好

言將婆婆竟倒候之睡熟然後獨自一人想起丈夫身死不明
嬌母無故磋磨不禁悄悄痛哭

馮蕙蘭坐磨房泪如雨下細思想這光景令人悲傷靜悄悄
獨一人苦難盡講忽听得樵樓上更鼓喧揚一更裡見
簷前皓月朗朗月光神那知道奴的心腸紅顏女多薄命
話不虛誑萬不料到今日受這淒涼二更裡又听得風聲
擾攘嬌母娘估嫁奴所為那椿曾不思婦人家首飾為上
只可憐打得奴橫身是傷三更裡百蟲鳴聲音嘹唳奴豈
肯背夫君另配鴛鴦在磨房好似那牛馬一樣婆婆娘他

累次替奴着忙四更裡玉露滴寒氣下降馮蕙蘭縱受苦
理應皆當為甚麼賞麥飯奴把炖當餓得奴與婆婆面皮
皆黃五更裡天又明金雞三唱包郎夫拋別奴竟赴黃梁
到不如解腰帶高掛頸項保全奴名與節好見閻王吡呀
得奴一死到落得安然無恙怕只怕氣壞了白髮老娘還
須要留殘生別把計想奉婆婆才算得有志娘行這一陣
哭得人神昏氣莽但不知何一日跳出蕭牆

蕙蘭哭了一夜李氏醒來見得眼有泪痕知是媳婦在哭當
時也就哭道媳婦兒呀你嬌母如此不仁將你百般磋磨想

來都是老身把你害了實在過意不得不如早死早超身免
得掛住我兒也好另打主意馮氏勸道婆婆說在那去了媳
婦縱死也是皆當的况你兒刼殺之事尙屬耳聞未曾眼見
依媳婦想來諒必還在天幸回來那時婆媳就好了婆婆總
要心寬這也不過是馮氏勸他婆婆的話誰知朱氏這日睡
在床上想道他婆媳如此受苦連噴嚏都不打一個想必未
曾磨倒待我加上幾番利害看於是一早來至磨房門外竊
听正值他婆媳在那閑談遂大聲叫道開門來婆媳听是朱
氏聲音當時大吃一驚隨將磨子駕起二人陀螺陀螺急急

忙忙猶如不要命的在那裡推少刻將門開了朱氏大聲罵
道噫你婆媳要道老娘的長短噪想是在家坐得不耐煩了

從今向後我也不要你推麥門不推麥婦母那就開天高地
厚之恩了朱喂休想我已命人買得有二十隻羊兒你兩個

賤人快與我趕上山去說畢遂把羊兒點數交與婆婆馮氏
泣道若是羊兒不吃草一吓瘦了嘞答瘦了定要在你二人

身上取肉問倘若失了嘞答失了要你二人填命婆婆不敢
多言只得眼含珠泪趕羊上山而去此時正值秋去冬來四

面寒風潑潑瑞雪飄飄可憐李氏單衣薄片只冷得條條大

解目驚心 卷三 三
戰雙手抱住胸前，聲聲呼着媳婦。馮氏見此情形，心如刀割，萬般無奈，只得挨做一堆，死死把婆婆抱住，放心大哭。正是：人無傷心事，誰肯滴泪珠。

一見得婆受冷，心如刀絞，不由我馮氏女大放悲號。媳婦兒呀冷得，兒呀很囉，都是我孀母娘做事不好，一心心將婆婆逼喪陰曹。從早間趕半兒上山吃草，有差錯，他那裡定打不饒。婆婆們領了命，怎敢違拗。風雪厚，冷得人珠泪長拋。婆婆娘望着奴聲聲呼叫，奴無奈挨一堆，不敢動搖，用雙手把橫身緊緊抱倒也，免得年邁人凍死荒郊。顧得婆婆奴這裡自身難保，臂跟前似潑下冷水一瓢，想奴夫在家庭何等盡道。日體飢，夜間寒，快樂逍遙到如今，比支狗都不如了。怕只怕，捱不過性命難逃。這一陣哭得奴口乾舌燥，低下頭把婆婆仔細觀瞧，却然何不做聲牙關緊咬。馮蕙蘭只嚇得魂散魄消。

馮氏哭着見他婆婆倒在懷中，只有一線之氣。當時嚇極，聲呼道：婆婆，快轉來，忙以口度氣。少時還陽，哭道：

時才陰司走一轉，似乎到了鬼門關。正要去會閻王面，忽見一人把我攔叫，我速回莫遲慢。陰魂渺渺聚山前，你是

何人在叫呼莫非觀音來救援快快細對老身嘆奴是馮氏媳婦

哦才是媳婦馮蕙蘭可憐冷得條條戰雙手將婆抱胸前

媳婦你今如此受磨難教凍心中怎安然媳婦聽

一言來泪滿面口內不住呼皇天天哪時才就皆把氣斷

為甚將我放回還於今有誰來顧眷老身願死喪黃泉

正哭之間只見羊兒大小一齊前來將婆媳前後圍住李氏

望着泣道畜生哪畜生你本物類尚有人心見我婆媳受冷

却如此有情義前來相護恨朱氏這個惡婦將我百般磋磨

全無憐恤之意真是禽獸不如了說畢又望着馮氏呼道媳

婦兒哪為婆肚中飢餓還須趕羊歸家蕙蘭想了一會道婆

婆呀嬌母如此不聲縱然回去不過賞麥飯一盃難道拿我

等吃飽不成嗎看看天氣晴紅依媳婦愚見不如隨定為媳

四方叫化誓保殘生李氏哭道好到却好為婆腳冷僵了如

何行走蕙蘭無奈只得將李氏揣在身上棄羊而逃來在十

字路上方才放下見過往客商便哭泣化道

双膝跪在路旁邊哀告來往眾客官奴非好吃並躄懶只

為嬌母心多殘一心要把絕業占強逼奴夫到邊關要奴

改嫁奴不願婆媳磨房把身安每炖只賞飯一盃內中還

將麥麩摻枯瘦如柴難立站走路時常打趄時才牧羊
山坡轉大雪紛紛實可憐婆婆冷得橫身戰幾乎一命喪
黃泉歸家怕辱孀母厭發財公你看慘然不慘然縱然不
把奴憐念須念婆婆六十三可憐兩天未吃飯何不施捨
一文錢能存善念天有眼勝過拜佛去朝山陰功積在少
爺面入學中舉做高官

衆人聞之無不下淚皆爭以錢相拔至是日則乞食鄉村夜
則棲身古廟不題且說包洪恩自那日神靈打救來在邊關
獻策投軍大人見其文武全材即時拜爲參謀奈賊勢浩大

難以剿滅兩軍相拒已有十年後洪恩獻十面埋伏之計遂
一戰掃蕩烟塵番王只得獻書請和於是班師回朝宋王大
喜封洪恩爲西平侯所獲金銀財寶甚多部下雄兵猛將無
數正是十載邊關不憚勞萬馬營中逞英豪志氣昂昂冲牛
斗平賊歸來着錦袍諸事已畢忽有新科會元投手本來見
大人洪恩迎見才是洪貴自那年去外尋兄被強人打劫一
路遊學來在京華得遇戶部侍郎提拔皇上恩賜會元弟兄
相會將前事說了一遍遂一同歸家祭祖却先命人提拿朱
標就本處立刻斬首却說朱氏自李氏婆媳去後也不追尋

解目驚心 卷三
已將朱標收爲己子聞此消息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後
又听他兒洪貴亦高中遂稍放心但李氏婆媳杳無音信倘
洪恩見問又將何言對答想了一會不覺計上心來乃命人
到雙槐樹築假墳二塚只說婆媳相繼病亡主意已定不日
洪恩至家只見旌旗滿道干戈蔽日好不榮耀問及老母妻
室俱已亡故當時氣死塵埃半餉醒來吩咐滿營掛孝要往
雙槐樹去祭奠不一時來到果有新墳二塚洪恩統率大小
三軍擺開祭禮伏跪墳前宣講祭文

維大宋嘉祐四年三月吉日孝男洪恩率部下諸將致祭

於慈妣李老孀人及亡妻馮氏蕙蘭之墓前嗚呼狂風
起落花飛隨着湘江水一去永不回燕子啣泥心枉費翻
蝶宮中暗傷悲哭聲娘肝腸碎我妻靈魂听隱微自從那
日辭家內只爲平賊匪投軍到邊陲老母娘雙流淚扯住
兒的手啼哭在一堆行至中途遇洪貴贈銀與馬免受虧
不料朱標良心昧巧計騙兒道理非擄去行李難進退兒
坐路旁淚長揮心想回家內長此伴庭幃孀母娘必見罪
才尋自盡免是非多蒙神聖虛空墜指示前程志莫灰囊
中有路費寶劍腰間揣去至邊亭報名諱兩國交戰甚凶

危大小兒郎列成隊炮响三聲魂魄飛屈指十餘歲賊勢甚雄威十面埋伏計策美大戰疆場敗如灰鞭敲金鼓响人唱凱歌回宋王爺喜心內賜玉帶和金盃官拜西平侯錦袍身上披只說娘母重相會得遇賢妻在香閨戴鳳冠並霞佩同享榮華樂春暉誰知老娘命早廢共妻双双去不歸想來好失悔心似利刀錐不該離鄉把井背滿腹愁腸訴與誰今對墳前双膝跪聊將魯水奠幾杯母在陰靈知也未黃泉路上淚空揮哎呀老娘嘆兒真成了忤逆輩官居一品也枉為願在此守坟堆早與晚把娘陪三年服滿兒

方退凌烟閣上姓名垂

哀哉尚饗

祭畢暗想我今如此顯榮只說與老母同享富貴誰知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好不痛殺人也遂於雙槐樹側結一行營日夜守墓且多買穀米遍施貧民以盡人子生未能養畧作此舉以報親恩此風一出傳十傳百遂傳至李氏婆媳耳中馮蕙蘭乃對婆婆道聞听人言說有一包侯爺在我們双槐樹前賞貧濟困不如也去求一周濟李氏道那包侯爺莫不是我們的家門嘞馮氏道婆婆縱然是同宗他那樣聲威我們這般下賤怎敢妄認朝官不過得一飽

而足已於是身負背篋手提飯籃婆媳一同緩緩而來哀求周濟軍士一見罵道那裡來的為甚不早到此直待牌已收了才來嗵嗵叫叫各自滾在位不知大人有示限卯時懸牌發米未時收牌他婆媳到此已是日落將暮當時听得此言口中嗵道一聲天哪天我好苦的命唉且說那包大人是日在帳內心中煩悶行坐不安正往帳外散走忽聞有人叫苦隨問左右巡捕官稟道有貧婦二人在外求食此刻牌已收了故而叫苦大人暗想既是貧民來日到此亦不為遲為甚叫苦不絕其中必有別故即時升帳叫人將貧婦代進吾有

話問堂下答應一聲如狼似虎將馮氏抓進帳前三拋三跌

早已將馮氏嚇得半死少刻甦醒大人問道胆大貧婦人本

爵今賞貧牌上書大字怎不早來臨擅敢在帳外叫苦是何

情請 咬呀大人那

尊大人你在上容奴跪稟且容我貧婦人細說分明你不怕

家住那裡姓甚家住雙槐樹離此相近馮蕙蘭這就是

名誰從實講來奴的姓名你有公包克寬為人恭敬不幸得染下

病早喪幽冥你公公既死亡故婆婆娘叫李氏六旬已晉

時才間曾與奴來在轅門他膝下幾男你丈夫上無見下

無弟子星不盛單生下奴的夫名叫洪恩。說出名字左右
么呵一聲胆大
貧婦人大人名諱豈是尔叫得的嗎一天下同名共姓甚
多他乃鄉間民婦汝等不必驚嚇於他往下站你好好講
自幼兒在寒窓苦讀孔聖曾棄文去就武泮水生榮還於今
未宋王爺在金殿傳下號令命出榜到各國招集賢人朱
曾氏燻聞此言暗把計定強奴夫到邊亭獻策投軍那一日
忽一人來家報信說奴夫在中途一命歸陰奴聞言止不
住珠泪滾滾婆婆娘只哭得地動天驚。雖有此信未必你
們就不查個真假
嗎多蒙得貴叔叔大施惻隱暗地裡藏銀兩到處我尋到
如今有十年杳無音信或是死或是生並不知情
你夫去
後你那

嬌娘諒必把你二呢呀題了嬌母娘珠泪難忍說出層
婆媳待得好的上大人題了
 鐵石人也要心疼頭一次在堂前細把話論強逼奴背夫
 主另嫁豪門奴不允怒轟轟飽打一頓滿腹中含怨出大
 放悲聲二次裡在磨房受苦不盡日每間一斗麥怎敢留
 停拿一盃麥麩飯權且當燒奴與婆要飽吃萬萬不能三
 次裡正寒冬風雪甚緊買羊兒要婆媳趕上山林哭啼啼
 來之在荒郊坐定婆婆娘險些兒凍死埃塵無奈了才商
 議四方逃透日叫化到晚來古廟棲身聞大人在此地周
 濟貧困奴與婆到此來日已西沉悔不該早來到轅門候

令因此上在外面哭叫苦情。望大人念民婦性情愚蠢。施

大德將婆婆提出火坑。

大人聽畢方知他母親妻子還在。早已悲喜交集。忙下帳來。說明其故。於是夫妻相認。命往後營沐浴薰香。更換衣服。頭頂珠翠。身穿宮粧。好不榮耀。滿榮將士無不動情稱異。却說李氏見大人將他媳婦提進帳來。久不出來。正在驚恐。忽見大人前來叫道。哎呀兒的老娘。只嚇得李氏發抖。洪恩將始末原由一一稟知。遂親身指進帳中。母子抱頭痛哭。洪恩此時啐了一聲天。哪天。孀母將我老母妻子百般磋磨。難道

就無報應嗎。話猶未畢。只見陰雲四合。平地一雷。將朱氏打死。心子抓出。少時人役報道。母子夫妻盡稱快。只有伊子洪貴。撫屍大哭一場。然後安葬。洪恩後將婆媳受苦。孀母雷擊之事。奏聞皇上。天子見喜。封馮氏爲節孝一品夫人。壽享九十餘歲。無疾而終。李氏請受誥封旌表。從此看來。可見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世之爲孀母者。可不借此爲戒哉。

鴛鴦巧瓶

交朋結友不知心。暗中機關致害深。幸有賢妻來報恨。留得節孝到而今。這幾句話。言五倫之中。有朋友而朋友之相結。納必先觀其人品之邪正。不當計其家資之富貧。果其人品行端正。心地光明。而後與之相交。斯可以有益於我。若只圖家計富足。勢位隆重。而不察其人心地之奸險。品行之歪斜。或爲好色。或爲嗜酒。概置不問。一味相親相愛。彼此往來酬酢。久之。機械橫生。欲卻之不得。就之不可。或用計奪爾妻妾。或乘便圖爾產業。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大衆不信。待愚下說。

個誤交遭害得妻報冤的案與你聽。此事出於宋朝錢塘縣有一人姓張名伯廉娶妻周氏家計小康夫婦好善樂施年登四旬始生一子乳名惠齡此子眉清目秀聰明過人五歲時送在學堂攻書先生更名紹渠讀至九歲凡詩詞歌賦件件皆能時人皆稱爲神童至十三歲遊泮其父伯廉與之定親一日有媒妁言吳孝廉有一女名叫蘭英才貌雙全極其賢淑伯廉大喜托媒住說吳孝廉聞紹渠青年得志將來前程遠大便欣然允諾伯廉於是年納采下聘結爲秦晉之好年滿二八與子完娶蘭英過門果然貞靜幽閑克盡婦道善事翁姑夫妻敬愛猶如賓客一般伯廉見得兒好媳賢喜出望外從此更加勇力爲善以爲紹渠上進之階誰知世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是年伯廉染病倒臥牙床紹渠服侍湯藥時刻不離左右只望吉人天相藥到病除不料百般調治越加沉重周氏見夫如此行坐不安一日進房問道夫君病體如何伯廉道賢妻呀爲夫病勢沉重料不久於人世快將兒媳喚來聽我囑咐正是人生哀苦事死別與生離欲訴衷腸話難禁淚悲啼

未開言不由我珠淚滾滾叫賢妻坐床前細聽分明為夫

的這凡日病勢得緊怕的是不久日要赴幽冥夫君害病的人好話

多講莫說那倘若為夫的大數該盡家庭中大小事望

妻經營居家事妻知道不必多論尤當要行方便廣修善

因。好善一事妻已知道夫君害病的紹渠兒上前來父有

遺訓人將死其言善謹記在心多多請講想當初無後嗣

廣培德行四十歲纔生你接起後根我的兒自幼來資性

聰敏鄉黨間稱神童遠近皆欽十三歲初出考便獲微俸

更望你得上進顯親揚名讀書人第一要心術端正交朋

友尤當要擇其樸誠父不幸到於今得了病症若要這病

體好萬萬不能多多莫說好話倘父死我的兒定要發憤

切不可任遊蕩混過光陰高堂上有老母須當孝敬端品

行講道德方算完人。你兒謹遵父訓吳氏媳務必

克盡兩夫妻宜和順孝養母親果能够遵翁言終身謹凜

天自然保佑爾富貴盈庭。媳婦莫命公說到此不覺得咽

喉已硬。周氏怕只怕要分離就在今辰

但廉囑畢瞑目而逝紹渠即備衣棺殯殮在堂遠近來弔者

不下數百時側近有一孫韜素性輕浮是個酒色之徒兼之

交孫國佐官拜都司他便仗父之勢以威壓人凡見有美貌

婦女必欲污之，久聞張紹漿之妻吳氏蘭英，才貌雙全，欲用計窺瞰，未得其便。今聞他父一死，便乘機備禮往弔。一至其家，見一少婦身披麻衣，守柩悲哀。孫韜暗想：此婦必蘭英也。果然天姿國色，名不虛傳。弔罷歸家，神魂不定，嘆道：我若得此婦縱死，也就甘心。於是朝日在家，思得所以謀蘭英之計。接下不題。且說紹渠將父安葬已畢，猛然想起孫韜，乃是個宦門公子，前到我家弔孝，無非慕我才學而來。我不如趁此接交於他，況伊父是朝中顯宦，若得另眼相瞧，何愁不能上進。於是三日之後，親到他家謝孝。原來這孫韜正在家中打

主意，欲接交紹渠，漫漫謀他妻子。一見紹渠來拜，恰中他的機關，便笑嘻嘻接到家中，殷勤款待。言來語去，二人遂約定莫逆之交。以後彼此往來，如膠投漆，甚是親密。在位這孫韜與紹渠接交，原欲勾引他妻。誰知吳氏恪守禮法，凡有客到家來，從未輕易出見。那孫韜在張家往來三年，並未得一見其面。孫韜計無所出，在家難拴意馬。一日探得紹渠進城考課去了，孫韜即備綵緞數疋，一人乘馬而來，事又湊巧。恰好雙雙周氏也回娘家去了，孫韜來至門首，家人接進堂中。孫韜問道：紹渠兄在家否？家人答道：進城考課去了。問伯母娘

呢答走人戶去了。問還有何人在家呢。答家中只有大娘了。孫韜道既然如此可請你大娘出來有話相敘。家人與吳氏說知吳氏想道。婆婆丈夫俱未在家我乃女流之輩如何好出去見他。想不出去。他又是丈夫的至交。左思右想只得垂簾相見。說道孫叔叔今日降臨寒舍奈夫出外未回無人遠迎。望祈恕罪。但不知有何相敘。請暫回府待夫歸來再請叔叔商議。孫韜聽得語言秀雅不禁神魂飄揚。便將禮物擺在簾外。棹上笑說道小弟久慕芳容無緣拜瞻今日天假之緣特具微儀請賢嫂出簾收納小弟另有話敘。吳氏一聽此言

不由心中大怒將孫韜罵了一陣遂退入小房去了。孫韜本欲來勾引吳氏誰知反被他搶白了幾句自思此事難諧各人收拾綵緞悄悄乘馬而歸。按下不題。且說次日紹渠歸家吳氏說道夫君今後不可與孫韜結交了。紹渠問其何故。吳氏眼含珠淚將孫韜來家調戲之事一一說明。紹渠聞言大怒道吓孫賊我與你結爲至交原望生死相顧患難相扶可以寄妻托子誰知你外君子而內小人敢來相欺於我我定不與你甘休說罷怒氣勃勃往外就走。吳氏忙扯住道夫君向那裡去。紹渠道我往孫賊家去找他。吳氏勸道夫君不

可想那賊仗父之勢欺壓鄉黨人人畏而避之夫君乃一介寒儒豈能與他對敵况此事無憑無據若去問他反受凌辱俗有云饒人非痴漢痴漢不饒人請夫君三思之紹渠道賢妻之言雖是但我這口惡氣怎麼消得下去吳氏又勸道夫君哪常言說得好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只要以後不與他來往就是何必與他滋事紹渠只得忍氣吞聲自後遂與孫韜絕交又說孫韜自那日被吳氏拒絕一場莫趣回家又羞又惱而思慕吳氏之心終不能解又見紹渠不與他通往來心中惱怒道未必我就是這樣罷休不成嗎還要打

個甚麼主意纔是忽想道哦有了我側近有一劉鼎甲此人足智多謀慣於聞衙舞弊不如請他到家與我打個主意或可以謀倒那個婦人也未可知遂着人將鼎甲請來設席款待孫韜將謀吳氏之事告之特請兄來爲我設一法兒若得事成願謝銀子一百兩鼎甲大笑道這有何難只須如此如此包管這婦人到手公爺只准備接人就是孫韜大喜依計而行次日修書一封命人送至紹渠家中紹渠折開一看上面寫道

睽違月餘心竊戀戀啓者昨日家嚴歸來弟言及兄才高

北斗異日必作國家棟樑家嚴聞之中心企慕即欲造府拜謁奈征汗未息不敢以倉皇之象上瀆高明特遣介來府請兄台辱臨以遂家嚴飢渴之望是幸敬致張紹渠兄

閣下垂青愚年弟孫韜頓首拜張紹渠看了心中想道我

已與他絕交本不應去但他父既歸執書來請不如且到他家看他父為人何如若為人正大我直將前日之事與他言明把孫韜這個奴材責打幾下以出我心頭之恨吳氏勸道夫君不可想孫賊見夫與他絕交心中必然懷恨今日來請並非好意夫君若去恐受其害紹渠道你不必阻攔我自

有道理於是辭別母親乘轎而往來至門口下轎只見孫韜滿面笑容接至書房坐下紹渠道令尊何在韜答曰時纔家父在家等候誰知本縣太爺着人來請不得不去故此失迎仁兄高見渠聞之即起身告辭韜曰兄台何苦作此客套我與你稱為至交許久未曾會晤正好談敘一日何必遽歸紹渠道你父既未在家弟家中有事改日再來罷韜曰兄既行忙吃了午飯回去亦可紹渠只得勉強坐下不一時酒肴已齊二人對飲飲畢紹渠忽腹中作痛即乘轎而歸將至書房腹中好似刀割一般紹渠大叫道不好了中了奸賊之計

了七孔血流駭得吳氏魂不附體他母周氏跑上前來忙問道兒呀你怎麼這個樣樣了可憐紹渠此時話也說不出來只見眼淚汪汪提筆寫詩一首云 可恨孫韜心太狠藥酒毒我喪黃良謀夫奪妻理不在賢妻與我訴法堂寫畢倒臥地下滾來滾去而死在位紹渠與孫韜對飲毒從何來原孫韜依鼎甲之計暗造鴛鴦壺一把左衛出美酒右衛出毒藥紹渠未曾防備故中毒而死此時吳氏見夫氣絕不禁撫尸大哭道

一見夫君廢了命珠淚滾滾濕衣襟不幸公公早喪命單

留夫君一個人每日學下讀孔聖只望顯親揚姓名不料夫君交不慎錯與孫賊訂知心想夫考課把城進。嗚嗚未曾在家。那賊乘閒來勾引備辦禮物進我門。嗚你妻當時罵一頓。那賊含羞轉回程。夫回我把此話論。夫君聽得怒生嗔。定要拿理將他問。勸夫隱忍才放心。今日那賊把計定。請夫到家論詩。文妻曾勸阻你不信。一心要會他父親。誰知那賊心太狠。暗放毒藥酒中存。夫君不解席上飲。霎時肚痛回家庭。為妻一見忙動問。夫君全未應一聲。咽喉哽哽淚難禁。寫詩一首赴幽冥。夫。嗚。為妻觀罷詩中景。

纔知謀夫這段情。夫你在陰靈心放穩。為妻縱死不失貞。
夫君今朝喪了命。皆由為妻惹禍根。夫鬼門關前等一等。
妻願跟你一路行。呢呀呀為妻本待把節盡。婆婆年老誰
奉承。兼妻身懷有胎孕。是男是女未臨盆。夫你妻身死不
打緊。況夫無有後代根。左思右想無路徑。罵聲孫賊狗狼
心。那些與你有仇忿。害奴夫妻兩離分。這陣哭得咽喉哽。
不見夫君應一聲。夫你在泉下相默蔭。不報此仇不為人。
蘭英哭罷昏死在地。周氏看見這般情景。心中猶如刀割一
般。又見媳婦昏死。只得眼含珠淚。叫了幾聲媳婦。吳氏方纔

甦醒。周氏勸道。媳婦不必過傷。想你身懷六甲。已有七月。我
兒如今死了。只留這一根苗。若悲哀過甚。將胎神觸動。也是
不好的。但我兒被孫賊毒害。臨死寫詩一首。你可將此詩赴
訴法堂。求大老爺伸冤。纔是。吳氏依婆婆之言。只得將夫殯
殮在堂。卽往錢塘喊冤。誰知孫韜用銀賄賂知縣。幾次批銷。
不准。吳氏冤無所申。日夜悲泣。剛滿三月。生產一子。眉清目
秀。斯時吳氏心中稍慰。以為承祧有人。然而丈夫冤仇未報。
心實難甘。只得含恨待時。卻說孫韜每着人勸吳氏改嫁。吳
氏矢志不從。那日又遣汪媒婆來家勸道。張大嫂。可憐你青

年喪夫受盡寂寞之苦，還須要打個主意，以圖終身纔好。吳氏聽得此言，答道：汪大嫂說在那裡去了？常言道得好：男子以聲名爲重，女子以節操爲大。又云：好馬不戀雙鞍，烈女不嫁二夫。古來婦女之道，從一而終，倘失節操，非惟不列於人類，亦禽獸之不如也。況我丈夫被孫韜謀害，丟下年邁孀孀，普夫乳子，我此時正當替丈夫上奉老母，下撫幼子，報仇雪冤，纔是正理。若是再嫁，不惟天地不容，日后死在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我丈夫？汪大嫂以後莫說此事，若再提起，自惹羞辱，休得見怪。說畢，進內去了。汪媒婆見吳氏不理，只得含

羞回去，告於孫韜。韜大怒，說道：你若不從，定要將你賤人害死，我纔甘心。這裡孫韜正欲設計陷害吳氏，那知包公領了皇上旨意，來錢塘一帶賑濟飢民。吳氏聽得包公清如水，明如鏡，不侮鰥寡，不畏權威，卽忙準備申冤。不數日，包公果至錢塘縣。吳氏身穿素服，懷抱乳子，辭別母親，叫一乳母作伴，進城。正值包公入室，吳氏叫冤不止。包公卽問何人鳴冤。吳氏忙上前跪地，自道：是小女民婦申冤。包公問道：你有甚麼冤情？從直訴來。吳氏泣道：大人容稟。

尊大人坐法堂，容奴告訴。聽民婦將來由細說明目。

你家居住

何處你丈夫姓家居在東門外十餘里許。你又姓我丈夫他姓

張奴本姓吳。你丈夫又我丈夫身在庠青雲得路。你丈夫

或在讀書或每日裡在家中發憤攻書。既在攻書就好得

皆因是孫韜賊大壞心術他與夫假相交如手如足。你以

知道自那日夫考課進城而去。那孫賊來家中調戲於奴

他調戲你我當時聞此言心中大怒。氣不過將那賊咒

罵凌辱。你罵他他那賊子見我罵神消氣阻。只落得忍着

氣含羞歸屋夫回家將此事對他細數。我夫君一聽得怒

氣勃勃。夫當時就要去與賊理處。是民婦再三勸心始寬

舒從此後與孫賊往來斷路。那賊子心懷恨主意又出。打他

個甚麼。那一日修書信請夫會晤。言他父歸家來要見奴

夫。他來相請你夫奴也會勸夫主莫把宴赴夫總要會他

父把話表暴誰知道夫一去就中奸術。暗地裡造藥酒把

我夫毒。既是藥酒你夫大人哪。夫那時也不知其中緣故。

飲了酒腹內痛急忙歸屋到家中藥發一言難吐。既未說

怎知是捉羊毫寫篇詩一命嗚呼。既如此將詩呈來看畢

該即速替你丈夫申冤大人哪。奴也會兩三番去把冤訴

那知道官受賄將呈批塗。既將呈批無奈了奴只望皇

鴛鴦巧瓶

十一

天眷顧待小兒身長大雪報冤屈。可恨那孫韜賊狠心狗肚。暗使人來勸我另嫁二夫。奴當時聞此言罵聲不住。他又打巧主意架害於奴。幸遇得青天爺駕臨斯土。纔將這冤情事細訴衷曲。望大人施惻隱與奴作主子兒孫感恩德。漫漫報復。

吳氏訴畢，包公吩咐下去，將呈詞做起呈來。本官自有定奪。吳氏出衙，卽請代書將呈詞做起，交與值日傳進。至夜，包公想到這場公案，依他口詞說是藥酒毒死。但此事無憑無據，縱然拿他來問，他又豈肯招認。還要打個甚麼主意纔好。哦。

有了，只須如此如此。何愁他不招認。方把此案判得明白。次日，包公寫了帖子，卽命趙虎去請孫韜赴宴。孫韜見是包公相請，卽忙整頓衣冠，乘轎而去。及至公館，包公打開儀門，接至二堂，分賓主坐下，少頃擺列酒宴。二人對飲，敘其溫寒，極其親。飲畢，孫韜卽欲告辭。包公殷勤相留在公館歇宿。孫韜見包公情重，只得依允。至晚，包公命人送孫韜到書房安歇。孫韜將進房內，忽見房內一鬼，披頭散髮，七孔流血，向前撲來。孫韜駭得魂不附體，喊到打鬼打鬼。只見那鬼將他按倒在地，說道：還我張紹渠的命來。孫韜慌慌張張說道：張

兄張兄你你不必找我，是我前日錯了，不該用藥酒將你毒死。如今我願回家請些高僧高道超度於你，就是話由未了。只聽門外一人喊道：孫公子你在做味，孫韜大驚掉頭一看，只見包公站在面前。當時赫得目瞪口呆，包公問道：你適纔說些甚麼？孫韜祥應道：未說甚麼。包公見他不招，將吳氏呈詞拿來對質。孫韜無可抵賴，只得將劉鼎甲如何設謀，汪媒婆如何勸嫁，一一招認。包公命將孫韜收監，卽出火籤，二疋速拿劉鼎甲、汪媒婆到案，與吳氏當堂對審，盡得實情。卽判云：吳氏節烈無雙，待後奏聞皇上，再爲定奪。孫韜謀夫奪

妻，擬斬劉鼎甲，助惡謀害，擬絞。卽時處決。汪媒婆巧言敗節，例該掌嘴八十。枷號二月示眾。在位人生在世，總不可暗使虧心語。云：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你看孫韜這件事，自以爲神鬼不知，誰知包公略施小計，預先命人扮一鬼魂藏在房中，直待孫韜進房，假來索命。孫韜一見，心膽俱裂，便自吐真言。卒罹法網，却說包公賑飢已畢，回朝復命。將張吳氏節孝雙全，與錢塘縣知縣受賄埋冤，孫國佐縱子爲惡，共擬一本奏聞。皇上皇上倒旨，錢塘知縣與孫國佐蠹國害民，情殊可恨，均罷職爲民，永不復用。吳氏守節全孝，又

能替夫報仇，節烈之氣塞乎天地。皇上龍心大喜，欽賜匾額，飭本縣發庫銀，建立節孝牌坊，留芳百世。吳氏將子撫養成人，送在學下攻書，取名兆鉉。兆鉉賦性聰敏，讀書更勝於父。十六歲泮水生香，二十三歲狀元及第，與祖母周氏、母親吳氏，奏請誥封，後俱得享高壽，臨老無疾而終。從者案看來，善惡之報，絲毫不爽，人可不知所法戒哉。

